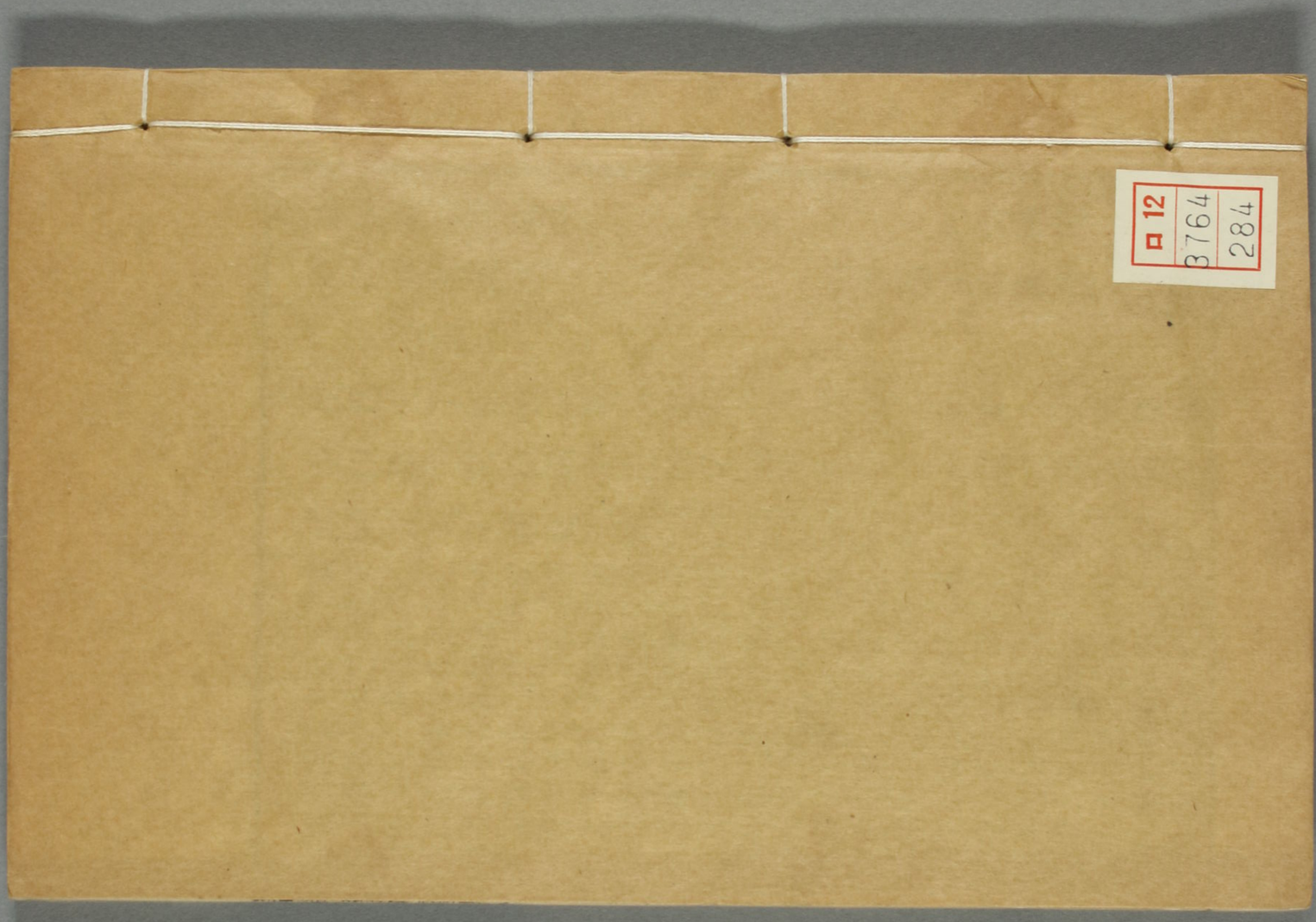
□ 12
3764
284

D12
3764
289

白虎通疏證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喪服

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儀禮喪服傳曰天子至尊也通典引馬注天下所尊故曰至尊荀子禮論篇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何臣子一例也注僖公者閔公庶兄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木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見堯于羹是即舜居喪三年之事也通典引戴德變除云臣爲君不笄纚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餘與子爲父同又鄭氏變除云臣爲君不笄纚不徒跣也又臣爲君不禫故喪服小記列當禫之喪有四曰爲父爲母爲妻爲長子孔疏復補二條曰妻爲夫爲慈母無臣爲君也　天子爲

91-317

諸侯盧云周禮司服曰王爲諸侯緦衰禮記檀弓曰天子之
哭諸侯也爵弁絰紵衣疑此處文有脫案天子于諸侯
無服故但服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云緦十五升去其
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故漢孔霸薨元帝素服臨弔鄧宏薨
安帝服緦是也說者以鄧宏于安帝爲舅爲舅服緦案禮
天子諸侯絕旁期況緦麻乎則安帝之服緦謂服緦衰耳天

子諸侯絕朞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
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

此據周制也莊四年紀伯姬卒公羊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
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
者恩得申故卒之是也禮記檀弓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又滕伯文爲孟虎齊衰
其叔父也注伯文殷時滕君也是則
殷之諸侯爲世叔父及昆弟之子皆服期矣周制降服凡有
四鄭注喪服云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
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案天子諸侯
爲正統之親后夫人長子適婦適孫諸侯之昆弟爲諸侯雖
期不降天子女諸侯女嫁于二王後若諸侯及諸侯爲所主
之王姬止依出降降本服一等餘親則絕大夫唯正統之親
嫡妻長子嫡婦嫡孫昆弟爲大夫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
弟爲大夫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

宗子宗子之母妻從父昆弟之尊同者皆不降其出
適者止依出嫁降一等其天子諸侯大夫始受命受封受爵
者皆不降諸父昆弟至其子不降諸父若士女嫁於大夫亦
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降
降爲二等大夫女嫁于諸侯與諸侯
女嫁天子則絕其家旁親之服唯正統之親不降不絕大夫
士女嫁于諸侯大夫還爲其族之尊同者亦不以尊降唯昆
弟之爲父後者並出降亦不以出降大夫之妻爲大夫家之親亦隨大夫降一等
者亦不敢降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
傳所謂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是也天子諸侯絕旁親之朞其
旁親爲天子諸侯則不敢服朞故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
弟者服斬注此謂卿大夫以下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
之又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是也
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是也注爲君斬夫人齊衰不敢
猶內宗也注爲君斬夫人齊衰不敢
以其親服服至尊也是內外宗爲后夫人亦不敢服以親服
也此非聖王以貴凌下薄親親之仁以喪者不祭唯越紼而
祭天地社稷吉凶不相干屈于私親而闕祭祀賓享之制顧
私恩而忘大義非所以重國體又凡祭必夫婦親之故天子
諸侯尊統國家則絕旁期大夫致身事君故但降旁期而絕
緦其后夫人命婦亦隨夫而行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舊本
脫天子諸侯四字盧訂補達乎大夫舊作達乎諸侯亦誤

右論諸侯爲天子

禮庶人爲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

而王貴故恩淺故三月而已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章云庶人爲國君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謂工匠之屬天子圻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是天子圻內皆服齊衰三月也其諸侯之臣服天子則總衰喪服傳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則大夫之臣不爲諸侯服矣故通典引石渠禮論戴聖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總衰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通漢對曰記云仕于家者出鄉不與仕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爲國君服齊衰三月矣小字本元本俱無曰從庶人服是也然則王圻內食采之陪臣爲天子亦宜從庶人爲國君之服矣又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曰其無服而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則內外宗女嫁於庶人亦如爲國君服齊衰三月矣小字本元本俱無而字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期月以成禮葬君也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案此語不明意謂諸侯五月而葬初薨時民始哭素服爲之齊衰三月服除後期月而葬以死與往日諸侯五月并死者之月數是二月後僅期月也天子七月而葬則不止期月以成禮矣禮不下庶人何以爲民制服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爲之制也喪服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恩有淺深則服有差降喪服者所以飾哀卽恩從內發之意也上何字疑所之誤

右論庶人爲君

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淺深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鄭彼注云祝佐含斂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天下諸侯之大夫案禮記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然則三日五日服杖兼七日三月則唯服而已而大記與四制所云士杖之期不同者孔疏引崔靈恩云喪大記據朝廷之士四制則邑宰之士也

右論臣下服有先後

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易繫辭傳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集解引虞注坤爲喪期謂從斬衰至緦麻日月之期數虞翻以後世聖人以黃帝堯舜則此伏羲神農世也亡疑當爲忘孔疏謂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正卽本此後代聖人其三年問疏則謂無葬練祥之數與易疏不合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也以是象之也案禮記郊特牲太古冠布則太古喪服同吉服皆以白布爲之至黃帝始有冠冕之制又禮運後聖有作治其麻縗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則葬練祥之期數蓋始于黃帝也故堯典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唐虞時已三年矣又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于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言于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然則至親本以期斷以父母恩至故加隆至再期故鄭注三年問云期者爲人後者父在爲母明子爲父母雖已出降厭降但宜去其加隆之服而其本服則不降也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亡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故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服制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閔二年公羊傳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公羊傳文注云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御覽引援神契云喪不過三年以期斷以父母恩至故加隆至再期故民有終緣喪絕情注期十二月也再期二十五月也萬物再終喪者彌遠故因殺以絕之巴郡太守樊敏碑云遭離母喪五五斷仁又堂邑令費鳳碑云菲五五哀杖其未除亦謂二十五月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其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今文春秋說也公羊哀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文六年穀梁傳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

而喪事不數也趙商疑之公羊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則公羊所云不以閏數者謂三年及下穀梁所云不以閏數者謂三年及期故何休注亦云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又云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也故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歿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若死在閏月二傳之說微異襄廿八年楚子昭卒公羊注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則公羊以閏數非死月在閏得以閏數也通典引鄭駮難范甯云以閏三月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已也則吉凶大事皆不可以用閏月死日爲閏益月耳非正月也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然則穀梁家以死月在閏仍以後月爲斷也白虎通但言以不以閏數又多從公羊說蓋與何說同也

右論三年喪義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 釋名釋喪制云三日不生生者成服

曰衰衰摧也言傷摧也喪服斬衰釋文云衰之言摧也所以表其忠實摧痛禮記雜記疏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斬謂衰有淺深又間傳云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發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是皆所以表誠是以在胸前者謂之衰左傳襄十七年晏嬰麤衰斬注衰在胸前也又通典引雷次宗說云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爲衰在裳則裳爲衰男子離其衣裳故衰獨在衣上婦人同爲一服故上下共稱也故荀子哀公篇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注此言服被于外亦所以制其心也布衰裳麻絰箭笄絙纓苴杖爲略及本經者亦示也故總而載之示有喪也盧云布衰裳以下文有外誤案

此兼舉男女齊衰之服明之也儀禮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制幅注削猶殺也太古冠布衣布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然則唐虞以上吉凶通用布後世專以爲喪服也斬衰先斬布後作之疏齊先作之後齊之五服皆用布爲降殺也衰裳對舉謂上衰下裳也麻在腰皆曰絰又傳曰苴絰者在腰皆曰絰又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賁者也又云牡麻絰傳曰牡麻者枲麻也又云小功澡麻帶絰是則喪服之絰皆用麻但苴絰左本在下牡麻絰在首箭笄者喪服注箭笄篠竹也也絙纓者喪服云冠絙纓傳曰冠絙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

畢注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于武也苴杖者喪服傳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爲略疑衍文及本經者謂不去本之經也亦示也疑爲亦示誠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云何明思慕無已喪服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又雜記麻者不紳注麻謂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

右論衰

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喪服斬衰傳曰杖各齊其心皆下本也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禮記問喪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擔主也非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又檀弓云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又曲禮云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不以死傷生也又喪服四制曰擔主或曰輔病儀禮疏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輔病庶人雖無爵假取有爵之杖爲喪主眾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同是亦爲輔病也故氏儀禮集說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爲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義焉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又儀禮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蓋杖各齊其心賈疏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案禮記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注童子當室則杖而免然則當室之嫡子雖童子亦杖此不杖指童子而庶子者也故禮記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亦指餘于言也又喪大記三日之朝主人婦人皆杖則婦人成人者皆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婦人皆杖則婦人成人者皆有杖而此云婦人不杖者賈疏以爲童子婦人也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人者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禮疏引賀循等以爲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儀禮疏引雷次宗以爲此喪服妻爲夫齊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者反在父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案小記明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姑在猶不厭

婦而雷氏何云妻爲夫不杖乎小記疏引難鄭者又云鄭以婦人不杖謂童子婦人又喪服傳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又云婦人不能病明婦人非童子也案鄭于喪服注雖未明指童子婦人然於小記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不爲主不杖之分則女子在室許嫁者皆得杖故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能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是也又喪大記士之喪婦人皆杖注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與反在室爲父雖不室者然則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雖不爲主皆得杖矣小記又恐人疑姑在或厭婦不杖與母爲長子不杖故又云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也小記又特明童女而杖之一條則其餘童女不杖可知竟女既不杖則不童女者皆杖可知矣禮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一日不再食可也小字本一日不再食可也作一不食再不食可也禮記閒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接三不食即一日不食也喪大記云期之喪三不食九月之喪食飲猶朔之喪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與此殊者皇氏云齊衰二日不食

謂正服齊衰喪大記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閒傳小功緦麻再不食喪大記分別壹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緦麻不食謂小功也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舊作杖何盧據御覽五百四十八補正既夕記杖下本竹桐一也注順其性也竹蹙桐痛皆疊韻爲訓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竹也爲母削杖桐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儀禮喪服傳禮記喪服小記文也孔疏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申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無所厭殺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彫落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賈疏云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又引喪服變除云削之使入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敖引杜元凱說證削杖爲圓愚謂小記言杖大如經經之形既圓則杖形亦圓可知況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於父也

何必取天圓地方之說乎按王肅亦有削杖削爲四方之說又禮記喪服小記云杖大如經注云如要經也褚氏寅亮云小記兩經字俱指要經敖氏謂杖如首經非也

右論杖

孝子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儀禮喪服傳曰居倚廬注云哀戚不在于安蓋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不忍安居內也此中門卽殯宮門蓋寢門也士止二門大門在外寢門在內故爲中門也倚木爲廬質反古也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東方北戶三禮圖載唐大歷中楊垂撰喪服圖云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爲楣卽立五椽于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簾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閒容半席廬閒施凶榻凶楊氏所圖廬舍之制最爲明晰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鶻之鶻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喪服傳云既虞翦屏柱楣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禮記閒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芋翦不納然則初喪之時以草爲屏不翦向北戶卒哭後乃開西戶以殯哭之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故廬亦西面鄉殯楣不納明北戶向陰故未柱楣之時北向戶也故喪大記凡非嫡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注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則嫡子當廬於其北近顯處以嫡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也又以見適子衆子皆居廬也程氏瑤田喪服足徵記云爾雅楣謂之梁又云桌廟謂之梁蓋言屋之上覆者倚廬者廬倚東壁但一片陂陀垂之西至于地不納明北戶而已楣也卽梁也非如後世以持棖之橫木爲梁也案爾雅釋宮楣謂之梁而檐亦爲之楣釋宮云檐謂之樀郭注屋椳也眾經音義引舊注云亦楣也說文木部云楣秦名屋樀聯也齊謂之侶釋名釋宮室云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是楣在前端與門上之樀名同而實異此柱楣當指檐端之楣謂初喪廬時戶向北以楣去牆五尺臥於地卒哭以後則柱其臥地之楣爲屋之上覆也不在故禮閒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以楣爲屋之上覆也不在門外此謂外門之外也

中門外東牆下戶北向

通釋倚廬形制文也喪由與閒傳文同記又云君爲廬宮之大夫士檐之既葬君大夫士皆宮之鄭注宮謂圍障之也檐袒也謂不障是父母之喪無貴賤皆居廬也

閒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此於中門外以下則白虎通疏證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大記父母之喪大夫士檐之既葬君大

之室禮記閒傳云期而小祥居堊室又喪大記既練居堊室孔疏堊白也楊垂喪服圖又云倚廬南爲堊室以墼壘三面上至屋如於牆下則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薦木枕喪服傳云既練舍外寢注舍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墼所謂堊室外寢也大祥之後居黝堊室以堊室之室喪大記既祥黝堊注云黝堊堊室爲無飾之室也案父母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是其正耳亦有齊衰居堊室者閒傳云齊衰之喪居堊室亦有斬衰居堊室天官宮正云大喪授廬舍注廬倚廬也舍堊室也雜記云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臣爲君並斬衰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又曰婦人不居倚廬禮記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是婦人不居倚廬也雜記文也楊氏圖云婦人次於西廊下是也雜記曰童子不廬則並亦不居堊室矣

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蓋逸禮文也儀禮記喪禮既殯三日成服禮記喪服小記云主人未喪服注未喪服也既殯成服是殯之後乃成服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成服大夫三日而殯故知天子七日成服此不言者文不具耳

居外門內

東壁下爲廬御覽五百四十八引作居門外東壁爲廬喪服疏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爲廬注居廬也孟子滕文公云五月居廬注云倚廬於中門之內卽外門也儀禮喪服斬衰傳寢苫枕塊注苫編藁塊堛也又既夕記云寢苫枕塊注苫編藁塊堛也又云不說絰帶注哭晝夜無時注云哀至則哭非必朝夕哭晝夜無時注云哀戚不在於安又云哭夕哭喪云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按編藁者藁卽草也謂編草爲苫故左傳釋文云苫編草也爾雅釋言文土部云凶墳也或作塊則凶塊堛也郭注土塊也說文土爲正字塊爲或體左傳釋文引王儉云夏枕凶冬枕草既虞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鄭氏三禮目錄云虞猶安也士既葬其父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士虞禮記日中而行事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公羊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後也寢有席對初居喪時寢苫枕塊言也喪服傳云既虞寢有席既虞當謂九虞七虞五虞三虞後寢苫枕塊言也喪服傳云既虞寢有席微異徐氏乾學讀禮通攷閒傳此條寢有席句原在苄翦不納之下而記者脫誤歟疏食水飲對未虞時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言也喪服傳既虞食疏

食水飲喪大記云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熊氏云既葬
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程瑤田喪服足徵記謂疏食稷
食也不食稻粱黍也案疏粗也論語飯疏食飲水孟子舜之
飯糗茹草注草粗也不必專指稷食朝一哭夕一哭對虞時
之哭無時也喪服傳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是也既練舍外寢居堊室始食菜果反素

食哭無時喪大記云練而食菜果喪服傳既練舍外寢按舍
亦居也古者宮室之制正寢亦曰外寢禮記玉藻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是也謂中門外之寢爾傳又云始
食菜果以喪大記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故也傳又
云飯素食哭無時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顏師古
匡謬正俗說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據禮家
變節漸爲降殺安得練時便復平生之食以難鄭注案注指
就飯而言並未包有酒肉何得據以難鄭也此亦云反素食
即鄭氏所謂復故食也哭無時者與未虞之哭不同彼之
哭無時謂晝夜無時此則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也二

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喪大記祥而食肉始食肉者
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閒傳父母之喪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
酒微有不同喪大記疏引庾蔚之云蓋記者所聞之異於練
既可食菜果則可以食醯醬矣大祥
既可鼓琴則亦可以飲酒食肉矣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

廟去喪之殺也喪大記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士虞記云
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是禫
生曰不當四時祭月禫之月先儒不同鄭氏以二十五月爲大祥禫與大祥間一
月自喪至終凡二十七月而作樂如平素檀弓疏
載王肅注禮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又
引王肅聖證論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
入四年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案春秋文二年公子遂
如齊納幣距僖公之卒已二十六月公羊何以猶譏其喪娶
又雜記期之喪十一月練十三月祥十五月禫尚祥禫異月
豈有三年之喪而祥禫同月乎且禮云中月而禫與學記之
中年同耳不得遽如月中而禫說也檀弓疏引喪服變除云
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白虎通用戴德禮之義鄭氏大
儒又依戴氏班氏之說者
也禫又作導導禫雙聲也

右論倚廬

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
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恃力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

者故號哭盡情禮記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之發於言語者也喪服四制同通典引陳鍠問喪服四制曰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哀記引孝經說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云謂大夫士也孝經說言不文指士民也案坊記高宗三年不言其惟不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然則有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然則未葬與既葬有別未葬之前雖王事國事亦不言也若然既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則但指諸侯言之耳不包大子矣孔氏喪大記疏云言公事不言家事然則未葬與既葬有別未葬之前雖王事國事亦不言也若然既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則但指諸侯言之耳不包大子矣孔氏喪大記疏云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敢言者爲思慕盡情之意也雜記下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疏云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己事不得爲人語說然則大夫士不能不言而事行者故必言但不語耳則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與此大同鄭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是也

右論喪禮不言

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重先祖遺支體也禮記檀弓云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味也又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爲其廢喪事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亦謂不可毀而滅性故檀弓下云毀不危身爲無後也注謂憔悴將滅性是也又喪服四制云老病不止酒肉又雜記下云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疾飲酒食肉又云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注毀而死是不重親是以斬衰亦止三日不食亦爲其滅性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子野卒毀也卽此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頭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禮記雜記又云孔子曰身有瘍則子弗爲病君疼爲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

肉雜記亦云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又荀子大略篇云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六十不毀舊脫依盧補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琴瑟不御難變也曲禮琴瑟不御句在食肉上此因居喪幷及侍疾飲酒食肉亦所輔病但不得變味曾子問變貌耳故曲禮又云疾止復故明亦所以守身也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晕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彼注云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此謂弔與服皆虛故不弔也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于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禮記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若凡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又云練則弔注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五屬之親有服者雖居重喪皆得服其服而往朋友雖不在正服中然弔服加麻則亦有微服故得以重服弔之也鄭孔以此節爲記曾子失禮之事說與此異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于昆弟大功以下者然則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主人不親奠也天子諸侯則命其臣下奠之禮臣爲君斬故曾子問云天子諸侯之喪祭嗣君不奠也若大夫辟正君不敢用臣下奠故取昆弟齊衰之服者奠曾子問云大夫齊衰者奠是也若親屬之喪則不得與祭故曾子問又云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于人雜記又云小功總執事不與于禮注禮饋奠也是也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周公伯禽則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亦曾子問文也公羊宣元年傳已練可以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注此說時衰正失非謂禮當然又云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親也案檀弓云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時有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

禮運三年之喪期不使然則三年之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爲人臣者不顧私恩權禮也檀弓禮運公羊所云是也若卒哭後時有急難則當以國體爲重故亦得服金革之事曾子問所記伯禽事及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而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是也是以桓十三年三月葬衞宣公公羊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衞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是人君居喪得從服金革也若僖三十三年公羊傳或曰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是晉襄强大之國與衞迫於齊宋者異而墨絰從戎故春秋責其不子卽孔子所云從其利者吾不知也者是也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肹作肹誓久亦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畢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王命興師作大誥在管蔡以殷畔之時故孔疏以爲伯禽居是則伯禽伐淮夷在管母期而曾子問明言三年之喪丁引伯禽母喪也但父在爲母期事以爲據且伯禽封魯據洛誥命公後之文當在七年歸政之後烏有管蔡反之說史記之書雜用今古文故多矛盾考後漢東夷傳康王之時肅愼復至後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然則淮徐之戎屢服屢叛蓋踐奄時周公

平之周公薨後徐戎又興故伯禽哀經征之至康王時又叛宣王時則又叛江漢所云是也

右論變禮

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

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檀弓婦人越疆而弔人注不通於外公羊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郜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是也

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

雜記云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注奔父母喪也而如古通又云夫人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文也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公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是則諸侯夫人既在夫家終身不反唯奔父母喪乃可越竟春秋善其得禮故致之莊二年公羊注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繁露玉英篇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案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云徐整問曰婦人爲君之服周則諸侯夫人亦爲天子服此也其聞喪之儀衣麻之數哭泣之位變除之節知周制將復有異也射慈答曰其所內諸侯夫人有助祭之禮則始喪之時悉當到京師復侯聞喪則當於路寢庭發喪夫人當堂上

也變除之節皆如周服之制然則婦人出弔更有圻內諸侯夫人爲天子一節知亦君與夫人俱往也禮妻爲父母服夫亦當服禮大傳云六曰從服注若夫爲妻之父母服緦麻章妻之父母傳何以緦從服也齊衰期章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妻爲其父母期夫從服緦以外親之服不過緦麻亦從重而輕者也小記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服故服問云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注公子蓋大夫在則不爲妻之父母也引此以明上君與夫人俱往之義也然則諸侯雖絕緦其妻之父母與已尊同者亦不絕與

右論婦人不出境弔

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乃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定十五年注引春秋說云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厭死溺死檀弓注爲輕身也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己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注云畏

者兵刃所殺也是盧鄭之義並根據班氏也通典引王肅聖證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紲之中者乎欲異乎鄭實乖舊義案鄭氏亦止就不能全身自守如輕冒白刃戰陳無勇者言至于死于王事以身赴難又不得同之儒等之三殤則較常服降一等小功殤五月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之長殤通典引馬注禮三十乃娶而又緦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禮言殤者闕有罪名畏厭溺當殤服之夫之姊殤者闕有畏厭溺者鄭氏於殤小功注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大夫無殤服也然則尊同者不降矣五十命爲大夫禮之常其或少時有才德命爲大夫而死在殤年亦不以殤服服之矣故大功章無大夫爲昆弟之長殤之服也鄭氏此微破馬君舊說而於緦麻章則從而不駁馬氏深於禮說多源於高堂生故鄭氏以有先師說在不重駁也殤者傷也畏厭溺雖屬有罪亦覺可傷故同之天折者降一等見其可傷也然先儒多不以馬說爲然通典引陳銓曰夫未二十則成人死殤之蓋以二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未徐整問射慈云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經文特爲士作若說國君皆別言君若公慈答曰三十而娶禮之常例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年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

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按早娶之義射說尤精也夫無服者不弔明其有罪也若如王氏之說則非罪致刑者尚不至於不弔有罪致戮者又不止於不弔也以罪而死有絕服之義也

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口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通典引劉智釋疑云問曰骨肉昆弟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否答曰凡以罪惡徒者絕之國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今曾子問亦無此語食不得下閾一字周禮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則曲禮之死冤曰兵者卽冢人所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

右論三不弔

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也禮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號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是弟子爲師服也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義具上絕

射篇晉書禮志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是則懷三年之喪而無齊衰之制也蓋晉時新禮弟子或爲師齊衰故仲洽有此論也案檀弓又云二三子皆經而出鄭注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故喪服記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也師友義同故鄭知弔服加麻其異者朋友出經入否檀弓所云羣居則經出則否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是也此謂入則經出則否誤矣孔叢子記義篇云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閼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同察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是朋友亦有服也至其除服之限通典引鄭稱答曹弁敬說云凡弔服皆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婦叔族姑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者禮疏引禮論云爲師及朋友皆旣葬除之以士三月而葬也檀弓云師吾哭諸寢門外異者禮疏引鄭答趙商以檀弓爲殷禮通典引徐邈答范甯亦以爲殷周禮異也御覽尊作竭無隆字

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鄭彼注云無服不爲衰弔服加麻也通典引賀循云無服謂無正喪之服者也師無君父之名而兼君父之義制重服則未冥造顯榮之功制輕服則忘無犯無隱

之義故喪服制朋友之服而
不爲師制服但心喪三年也

右論弟子爲師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並曾子問文此段舊多譌脫盧氏悉依本書訂正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其時葬也此今文春秋說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

縗而行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喪廢奔計天子未加禮于我亦不得奔喪今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于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于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于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則鄭氏用眭生說也定元年穀梁傳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不弔君至尊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君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則穀梁說自以嗣子葬後始得奔喪也故通典引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劉氏習穀梁春秋故也所引春秋傳者隱三年公羊傳文尚奔宜爲當奔之誤案服問云世子不爲天子服謂君在之世子也父沒卽稱子某自不得援爲世子不服之證曾子問云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

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又云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彼所記雖諸侯大夫之禮然君父之義臣子之情上下一也大夫於諸侯薨既不敢以私喪廢公而謂諸侯于天子得晏然侯踰年後乎諸侯既殁以嗣子言之則父以天子言之矣然則嗣君于父母之喪事而後改服括髮而往則引在殯後者皆得奔喪明矣　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公羊宣八年傳文也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急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儀禮聘禮云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干君之吉使故繁露精華篇云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又禮記奔喪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又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是也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公羊僖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葬周公有不子之惡又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有大喪而弭會其孤故深爲恥之是則諸侯有大喪朝會之事皆不得與故雖朝京師聞私喪得反也大夫出疆本有君命故必君命乃反諸侯朝天子進退出自諸侯故宋子會葵邱陳子會溫當喪出會王事春秋不書二凶服不敢入公門國之葬以爲桓文諱諱之正所以刺之也凶服不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禮記曲禮云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此皆凶服扱苞屨扱衽者斬衰齊衰扱冠者縗小功之冠也又云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注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衰注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經也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大功有免經也熊氏云父之喪唯扱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冠又不得入皆所以尊朝廷故不得入也論語見述而篇所引周官今無此語惟閽人云凶服凶器不入宮注凶服衰經凶器明器之屬　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故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宣元年公羊傳文注重奪孝子之恩也說苑修文篇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自重而自盡者其唯親之喪乎繁露竹林篇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後漢陳忠傳臣聞之孝始於事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三年乃免于懷抱先聖緣人情而箸其節故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子其門亦用今春秋說也若然曾子問喪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門外之治義掩恩故卒哭而服金革之事是以唐會要引虞潭殷仲堪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則行公除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也師丹傳云公除者庾蔚之所云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也此哀世之事當時禮官不通春秋之旨而妄引以斷禮者也公羊不以家事辭王事自指人臣受命出疆而聞喪者非平居無事可比今服制未終即公除而行公祭是吉凶相干也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不待葬而公除宜為庾所乐矣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自此至皆通典禮三十所引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並廢朝

朝禮記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詩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右論私喪公事重輕

聞喪哭而後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釋奔喪記文也奔喪云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注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望國境驚但之哀無詞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過國至則哭過市朝則否君子自抑小人勉以及禮奔喪云竟哭盡哀而止注感此念親又云哭辟市朝注為驚眾也又云望其國境哭注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見星則止日行百里奔喪記曰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悽惻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故禮奔喪記曰以哭答使

里奔喪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注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于昏明又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注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又荀子大略篇亦云故吉行五十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

何明死復不可見痛傷之至也謂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

而已故禮奔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喪服以禮除奔喪云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注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以墓北也奔喪又云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于家不哭奔喪上文云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是不及殯亦先哭於墓也惟除喪後者於墓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不及殯者哭墓後歸入門左仍袒括髮成踊東即位也盧云傷之至也此下似有脫文小字本元本復字俱作者字

右論奔喪

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並檀弓記文也奔喪記曰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微異彼注引逸奔喪禮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熊氏云檀弓所云殷禮也此所云周法也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又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孔疏又云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並皆以意調停無實據也沈氏又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哭之寢義亦得通

右論哭位

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義具上封公侯篇

右論周公以王禮葬

崩薨

書曰成王崩　顧命文也彼云乙丑王崩釋文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周禮司几筵注天府注先鄭皆引作成字也成王本生號死而因以爲謚故酒誥王若曰諸本作成王若曰書疏引歐陽大小夏侯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釋文引馬註言成王者未聞也吾以爲後錄書加之又注云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没因爲謚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就成就人之道也魯世家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周公不利于成王書疏云鄭書注亦云成王言成道之王僞孔於二篇皆刪去成字非也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　天子稱崩下疑有脫文禮記曲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公羊隱三年傳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注皆所以別尊卑也此亦宜具述諸侯以下之稱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崩故書卒以下魯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赴于鄰國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國謹案禮士虞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終也是終没之詞鄭駁之云案雜記上云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言不祿者言臣子之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斷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君子之詞鄭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老幼皆終成人之吉所以相尊敬然則亦用公羊說也故隱三年宋公和卒公羊注不言薨者死當有主文聖人之爲文詞遜順不可言薨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然則公羊自以諸侯當稱薨大夫當稱卒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故外諸侯降同大夫也通典引石渠禮論聞人通漢問曰記曰君大夫赴于他國曰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聖曰尸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子諱死曰卒以越絕書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攻强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於是孔子作春秋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諱也崩薨卒死之別諸家皆無異說但說春秋者爲與耳　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惏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盧云此似緯書之文惏字不見字書引梁處素云說文山部崩古從阜作隤集韻亦作隤疑惏乃隤之誤案釋名釋喪制云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磞聲也御覽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爲言殞也通典引作惏然僵天下也　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

然亡也 國失陽以上盧云此亦似緯文廣雅釋言薨亡也釋名釋喪制薨壞之聲也說文死部薨公侯卒也說題詞諸侯稱薨薨之爲言奄然而亡 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卒說文作㐌衣部卒人給事者曰卒古以染衣題識故從衣一夂部云㐌大夫死曰㐌今皆假借作卒說題詞大夫曰卒精輝終卒卒之言絕絕於邦也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下祿字上脫一不字曲禮注不祿不終其祿釋名釋喪制士曰不祿不祿失其忠也不祿爲身消名章也舊本作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文甚譌舛 庶人曰死魂魄去亡死之爲言澌精氣窮也曲禮注死之爲言澌也精神斯盡釋名釋喪制人始氣絕曰死死澌也就消澌也檀弓云小人曰死注死之言澌心死之爲言精爽窮也通典引此去亡亦作去心 崩薨紀於國何以爲有尊卑之禮證號之制卽有矣通典引通義云曰從周何以言之尚書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大平乃制崩薨之義尚書王翌日乙丑王崩是也與此異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言

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舊本沒譌復遠譌遂易繫詞傳庖犧氏沒虞注沒終又下云神農氏歿蓋皆據遠詞也堯典帝乃殂落說文歹部殂往死也虞書曰勛乃殂許所稱者古尚書則此蓋今尚書說也繁露煖煖孰孰多篇御覽引通義皆引作放勳乃殂落蓋今文書說也師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則唐所據之書尚有無落字者爾雅釋詁殂落也

右論崩薨異稱

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 荀子禮論篇貳之則喪也注喪亡也淮南本經訓人之心有憂喪則悲注喪亡也說文哭部喪亡也從哭從亡 不直言死稱喪者何爲孝子之心不忍言也 鄭氏喪服目錄云也以喪是弃亡之詞若全存于此而亡棄于彼也喪者逃亡之詞春秋昭公出居曰喪人其何稱謂亡人也以死者精神澌盡名孝子不忍言父母者精神盡故諱不忍言喪也舊本多脫慮據通典補八字 尚書曰武王既喪厥禮經曰死於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 書金縢禮士喪禮文也詩疏引鄭書注云

既葬謂除喪服鄭氏以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故以既喪爲除喪服案詩疏引書傳云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克奄四年建侯于衛又引畧說云天子十八曰孟侯以此推之攝政時王年十四居東時王年十二是鄭氏據今文書說也此引尚書武王既喪證人死稱喪之意則讀喪爲喪亡之喪案通典引譙周然否論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居東言周公卽東征又史記本紀說金縢武王既喪作其後武王既崩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此亦用古尚書說也舊本禮經譌作終於譌爲生者哀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文見禮喪服易繫詞傳孝經喪親章天子下至庶人皆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右論天子至庶人皆言喪

天子崩赴告諸侯者何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語人文選作諸侯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赴告諸侯穀梁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卽供喪事之義也

右論天子赴告諸侯

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今文春秋說也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喪赴者至諸侯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謹案易下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爲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魯于天子亦大夫會葬爲不得禮可知通典引鄭駁又云左傳鄭

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愠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會葬之明文說左傳者云諸侯不得奔喪棄其所守自違其傳同姓雖在千里外奔喪又與禮乖是則今古文春秋皆以天子崩諸侯悉奔喪也案顧命成王之喪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下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非千里外諸侯奔喪之明證乎禮記檀弓曰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于朝覲來時非異姓奔喪之證乎左傳隱元年亦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知左氏亦不專主千里內也惟杜預釋例云萬國之數至眾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其弔葬之禮既葬卒哭而除預此議不特諸侯不奔喪爲悖本經之旨卽其既葬而除之邪說亦與聖經喪服顯謬矣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當天子喪而行郊禮當天子喪而受與國之朝聘當天子喪而修禮於他國春秋皆特書以誌貶諸儒論之甚嚴此諸侯爲天子奔喪制服之舊制也杜氏獨云諸侯可以修服于其國必不然矣又爲天子守藩不可頓空矣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在

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有得中疑宜爲嬪中通典引通義云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卽此分爲三部也有號有守舊訛也盧從趙改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隱三年尹氏卒公羊傳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尹氏主賓會葬諸侯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壯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是天子崩宜諸侯會葬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通典禮載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爲祖服期當從臣服從本親服應琳議案禮喪服諸侯爲天子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制是童子諸侯既特斬服亦宜奔喪明矣

右論諸侯奔大喪

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

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今文春秋說也公羊隱八年夏六月巳亥蔡侯考父卒又八月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詞稱公又云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是臣死告君之義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公羊隱三年注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又士喪禮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疏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禮疏引鄭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舍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後舍爲先遂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也故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賵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也末句舊作禮也誤盧依公羊傳改正

右論臣赴于君

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禮記雜記云君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稱薨赴告鄰國亦當稱薨經書卒者春秋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左氏說諸侯薨稱名則書名稱卒卒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案如禮文則赴於鄰國稱不祿至稱薨稱卒自是史策之詞非赴告之稱也禮疏引異義又云公羊說諸侯之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無會葬從左氏義鄭駁無考文六年公子遂如晉注刺公葬不自行定十五年邾婁子奔喪注刺公葬不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以諸侯有會葬事案左傳于衛侯來會葬亦無譏文蓋同姓同盟則會葬故左氏隱元年云同盟至也若列土封疆輕棄所守數外適鄰國似非藩屏之正雜記記諸侯相弔之禮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又襚者曰寡君使某襚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是諸侯相於含爲先襚次之賵爲後天子于二王後同僖二十四年左傳宋於周爲客天子有喪拜焉故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薨告鄰國明矣公羊隱元年傳文也禮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送葬左氏說士弔士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

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鄭駿之云案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聘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問略於相尊敬故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然則夫人之喪尚告於天子其告鄰國明矣故秦人得歸成風之襚也

右論諸侯赴鄰國

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隱元年公羊傳文也彼云桓未立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注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雜記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是赴告天子之文也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注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以此言則天子於諸侯無含鄰國則含賵襚兼有矣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公羊隱元年傳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以仲子不得舉謚明未立爲夫人故不稱夫人也又云桓何以貴母貴也注據桓母右媵春秋之制右尊於左故仲子爲魯惠公之貴妾也

右論諸侯夫人告天子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故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通典引異義左氏說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圭是則諸侯薨以所受圭璧還於天子嗣君即位天子賜之詩韓奕所云韓侯受命是也推讓之義者示新君即位不敢必得所以專其權於天子也御覽八百六引云諸侯薨使臣歸瑞圭於天子推讓之義也正節引此文也

右論諸侯歸瑞圭

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通典魏大司馬曹眞薨王肅爲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廷哭焉穀梁定元年傳云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文九年夫人風氏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云毛伯來會葬三傳皆無譏文知宜使大夫弔也杜預春秋釋例大夫卒篇云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

何痛如之疾則親問也死則親其大斂小斂愼終歸厚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鳴呼哀哉

天王使臣某弔今檀弓作爵弁絰紵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于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絰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縗衰也然則諸侯薨在本國者天子遙哭之服以爵弁服其圻外諸侯入爲王朝之臣或外臣入覲而薨于王圻者天子則弔服加麻服弁絰縗衰也此引檀弓記正無經字知鄭說非無本也天子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弁絰故司服云其首服皆弁絰在成服後之弔服也諸侯惟于大夫弁絰于士皮弁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注不當事則皮弁疏云若于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君視大斂注皮弁服襲裘是也蓋所以辟天子也服問又云大夫相爲亦然然則大夫相於亦當事弁絰不當事則皮弁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是也士相於亦然喪服注士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是也其服則疑衰喪服注士以縗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是也君爲士則有疑衰錫衰文王世子注云上蓋疑衰同姓則縗衰以弔之是也大夫于士則皮弁服問疏大夫于士雖當事亦皮弁也是也若未成服之前則不服衰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皮弁服襲裘也疏云若士大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弁君于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絰也不當事則皮弁諸侯大夫于士士無朋友之恩雖當事亦皮弁士喪禮注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明未成服往則皮弁服也又雜記大夫與殯亦弁絰疏君于士大夫皮弁服襲裘無弁絰是也盧云純當作紂又曰疑是或曰遣大夫即使有司哭之之義若以遣大夫弔爲句則弔詞並不見於檀弓又案通典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皆謂致命詞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詞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于生者也傷詞未聞說者有弔詞云云即指此其鳴乎哀哉亦作如何不淑誤也無下句臣字誤衍

石論天子弔諸侯

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周禮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縗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注君爲臣服弔服通典引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於門外又引戴德變除云君弔於卿大夫弔不迎於門外又引戴德經疑衰君弔臣疑衰素弁加絰明日主人衰絰拜謝於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衰素裳素冠皆君弔臣之制也君於士既

殯而往弔加恩則大斂而往喪大記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士妻同大夫則大斂而往弔加恩則小斂喪大記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是也夫人于大夫妻同若卿則小斂而往弔加恩則襲而往故公羊昭十五年傳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是也夫人於卿妻同則天子於王朝之臣亦然也故御覽引射慈喪服圖曰天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絰錫衰弔六卿則弁絰錫衰弔大夫弁絰緦衰弔士弁絰緦衰弔也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於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禮記喪大記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於阼若使人則必以其爵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士入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注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蓋喪不迎賓唯君弔及君使使則于寢門外爲異也又云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亦與君升自阼階爲異也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一問之而已禮記禮運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荀子大略篇云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禮記喪大記云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與荀子說同又雜記下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疏云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算則此與雜記謂有恩舊者之大夫同荀子喪大記白謂尋常大夫也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通典禮四十一引熊遠云案禮君于卿大夫比葬也又引賀循云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除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春秋譏之是也元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論語鄉黨文集解引孔注喪主素吉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元吉凶異服禮記檀弓奠以素器以臨凶事也案元冠不以弔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元冠吉服故不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裘加武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御覽引賀循喪服要記云始死弔朝服元端之服也皮弁經素弁而加環絰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故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卽襲朝服之裘而加絰于元冠也孔疏謂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與絰又

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也大斂以後則弁絰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孔疏此謂未成服之前是也或皮弁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注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是也其服則皆皮弁服也若成服以後則衰麻喪服記朋友麻注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是也若然檀弓言始死衰也其弁絰皮弁之而已者彼自指主人之服故注云養疾者朝羔裘元冠易之而已者彼自指主人之服故注云養疾者朝服蓋士養疾朝服親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也故大記又云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朝服裼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絰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絰而加錫衰也大夫與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絰

耳

右論君弔臣

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禮記喪大記小斂主人卽位於戶內注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大夫以下以往日數天子諸侯以來日數通三日小斂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返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喪大記云疾病屬纊以俟絕氣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又云廢牀注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皆尚冀其生之意也所引見禮士喪之下篇此經當記之誤也禮曰天子既夕記既夕本士喪之下篇此經當記之誤也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於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所引禮曰或逸禮語禮記問喪云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閣閡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哀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以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按定元年公羊注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惟所說天子禮與此異耳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唅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今檀弓無死於牖下二語禮記喪大記云管人

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三人浴浴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案疾時處北牖下喪大記云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死則遷之當南牖下有牀衽既夕記云設牀第當牖衽下筵上簟設枕遷尸注徙於牖下是也至小斂乃遷於戶內士喪禮云布席於戶內下筵上簟注有司布斂席是也其實戶內牖下同爲中霤之地記者欲推言自近及遠之義故以小斂爲在戶內浴尸爲在中霤也大斂則於阼階上既夕記大斂於阼注未忍便離主人位是也殯則於西階上士喪禮掘肂見衽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見衽而反之故歷舉殯斂祖葬之制曉之也所以有飯唅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唅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忍虛也御覽引說題詞云口實曰唅緣生象實孝子不忍虛其口儀禮士喪禮主人出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於貝北宰從立於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是士飯唅之制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公羊文九年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注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穀梁疏引禮稽命徵同說苑修文篇天子貝檀弓疏引稽命徵則云天子含以璧卿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彼諸侯言飯不言含蓋蒙上含以玉也其實玉與璧同耳案周禮典瑞共飯玉含玉是天子飯用玉檀弓云飯用米貝又士喪禮洗貝執以入是士以貝也此以大夫用璧則與公羊注合以諸侯用珠則又與禮緯同與瑞士喪禮自是周法璧雜禮緯所云或異代之制禮記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注此蓋夏時制是也若周制則諸侯宜用璧記云含者執璧是也大夫當以珠左傳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食瓊瑰注食珠玉含象則大夫或用珠也璧舊作米梁處素云米非珠寶物檀弓下正義云飯用沐米天子黍諸侯粱

大夫稷天子之士梁諸侯之士稻此何獨大夫以米正義引公羊注碧作璧御覽亦同故定作璧也

右論含斂

贈襚者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廣雅釋詁云贈稱也御覽引說題詞云玩好曰贈決其意也贈之爲稱也說文貝部贈玩好相送也从貝曾聲荀子大畧篇引傳曰玩好曰贈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廣雅釋詁云襚遺也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襚注襚之爲言遺也穀梁隱元年傳衣衾曰襚說文衣部襚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詩碩人說於農郊簑衣服曰襚今俗語猶然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御覽引說題詞云知死者贈既夕禮同公羊隱元年注荀子大畧篇並云知死者贈襚題詞云賻之言助也貨財曰賻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賻注賻之言補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賵之爲言覆也貨財曰賻所以相佐助也賵者覆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賻四字舊脫盧補公羊隱元年注知生者賻賵又云皆助生送死之禮說題並云知生者賻賵舊脫賵字依盧補賵公羊隱元年注說題詞及說苑修文篇並云知生者賻賵

貨財曰賻車馬曰賵荀子大畧篇公羊隱元年注說題詞並有其文

右論贈襚賻賵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何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文

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王制注云尊者舒卑者速案殯之日數與葬之月數皆相當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禮疏引何氏膏肓云士禮三月而葬會左氏踰月於義爲短鄭箴之云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而實不同士之三月卽大夫之踰月也則鄭以大夫與天子諸侯皆數往日白虎通於上小斂日數以大夫士皆以往日數以大夫士同三日而殯也制則此當亦以大夫士同三日而殯也

右論殯日

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

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閒賓主其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于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公羊莊公四年注云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閒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賓之也說文步部

右論三代殯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爲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禮記檀弓云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注菆木以周天子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又顏柳曰制儀禮士喪禮云乃塗注塗之所以避火蓋車以避火舟以避水也

臣子更執紼畫夜常于二百人紼者所以牽持棺者也禮記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綍大夫執引者三百人注廟中曰綍在塗曰引大夫士皆二綍周禮遂人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人及葬帥而屬六綍注綍舉棺索也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綍與紼通禮記王制爲越紼而行事注紼輴車索蓋停位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也千二百人舊作百二十二人盧據御覽改案以鄭氏遂人注校之則盧是也莊子紼謤所生司馬彪注紼引柩索也卽此

攢塗土瘞尊卑之差也此疑亦禮緯文禮記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注攢猶叢也幬覆也天子之殯居棺以龍楯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幬木題湊有四阿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攢不題攢木題湊有四阿諸侯惟攢木題湊高似屋形故左傳成二年宋文公椁有四阿爲僭天子制也又天子畫龍諸侯不畫龍餘大略相似喪大記注又云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攢中狹小裁取容棺又注檀弓云大夫葬置西序然則大夫之殯以一面倚西壁三面攢之又上不爲屋又無輴卽此所云大夫攢塗也喪大記注又云士殯見衽士喪禮云乃塗注木覆棺上而塗之然則士又不用木攢但穿地爲坎酌棺之深淺唯以棺上小要之衽出於平地以土塗之卽此所云士瘞是也

右論天子舟車殯

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周禮喪祝云掌大喪祖飾棺乃載注祖爲行始也儀禮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則此指士制也彼注云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蓋象平生時出必辭尊者也軸轑軸也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軓轑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閜軸焉大夫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然則士之軸卽王侯大夫之輴也天子諸侯殯與朝廟同用輴在塗則用蜃車遂師注蜃車柩路也是也至壙天子復載之以輴遂師注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是也諸侯則卽以輇車禮記喪大記若葬用輴鄭讀如載以輇車之輇是也大夫唯朝廟用輴以轑軸唯士用故也在塗亦曰輇車之輇是也大記云大夫葬以輴鄭讀亦爲輇是也長大夫廢輴故也士則朝廟用轑軸在葬不得用輴以檀弓云大夫士葬用國車鄭破爲團是也團卽輇輇卽塗亦用輇喪大記士葬蜃團輇蜃輴皆同韻故輾轉相訛也在塗之車尊卑同耳故禮疏引皇疏云天子諸侯以下同用輇車其尊卑之差異在於棺飾耳鄭注周禮云蜃車禮記或作槫或作輇注士喪禮云載柩車周禮謂之蜃雜記謂之團或作輇聲讀相同耳未聞其正注雜記云輴讀爲輇或作槫注喪大記輇或爲團是鄭以蜃團輇槫輴爲一物也文選挽歌注引此云始載於庭輴車辭祖禰案說文無輴字當是輴字說文以輴爲喪車非載柩朝廟之車也通典引賀循云載柩於輴未明而行遷於祖廟者乃將告辭於先君也登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北首納輴車於階下載之以適墓然則輴車卽蜃車也凡朝廟自祖始既夕記夷牀轑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轑軸焉是朝廟由禰至祖朝祖訖卽下柩明日用蜃車載以行故以祖爲行始也盡御覽引作奪亦通

右論祖載

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孟子滕文公云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蘁裡而掩之掩之誠也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蓋上古之世未有棺槨孝子仁人見其親爲獸蟲所食不忍見其毀壞故制爲棺槨以掩藏形惡故繫詞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是也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木部棺關也所以掩尸从木官聲廣

雅釋器云棺完也釋名釋喪制棺關也關閉也一切經音義引古文云棺完也關之也棺完關皆疊韻爲訓椁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釋名釋喪制椁廓也在表之言也廣雅釋器云椁廓葬有木槨也案孝經喪親章疏引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椁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禮王制曰天子棺椁九重衣衾百二十稱公侯五重衣衾九十稱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再重無大棺衣衾三十稱單袷備爲一稱今王制無此文蓋逸禮也莊子古之喪禮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與此唯天子制異然古禮降殺以兩公侯五重則天子當七重疑此所引或誤七作九也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意謂水兕革一重也杝棺一卽喪大記之椑四寸二重也梓棺二卽喪大記之大棺八寸屬六寸合爲四重也上公去水牛革棺不被餘兕椑屬大棺爲三重也侯伯又去革棺餘椑屬大棺三棺爲二重也大夫又去椑餘屬與大棺二棺爲一重也士則又去屬止棺外之棺爲不重也御覽引禮記外傳曰凡棺之重數從內向外數如席之重也兕革棺一棺三寸注云一重有水牛皮次兕兕皮二者合爲一重都厚六寸又云名椑棺又名槨杝棺二厚八寸屬棺三其厚四寸大棺四厚六寸屬棺大棺皆用梓也上公用水牛皮侯伯以下去水兕卿大夫唯屬棺與大棺士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然則此之重數蓋兼抗木言之天子棺四重抗五重合九重上公棺三重抗四重合七重侯伯以下棺再重抗三重台五重大夫棺一重抗再重合三重士雖不重餘棺一重抗一重爲再重則此所引記文其脫公七重與此所述衣衾之制謂大斂也若襲制則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納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又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緇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袀衣一鄭推之云士襲三稱于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斂則鄭以子羔爲大夫制也若小斂則君大夫士皆十九稱喪大記云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是也其大斂則喪大記云君陳衣於序東大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此云百稱大夫蓋舉上公全數言之也以鄭注雜記云大夫諸侯七公百稱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士陳衣於庭上公九天子十二推之則天子宜十二稱也然則制記以公侯同制喪大記又以君同百稱或五等之爵大斂同九十稱也閔二年左傳杜注禪複具曰稱知者士喪禮云明衣不成稱算注云明衣禪衣不成稱也是稱爲單袷備也百二十稱下舊有于領大度曰五字衍盧疑王制本是王度記乃十稱下

又有士再重禮曰五字士再重無大棺舊作士無大棺二重悉依盧刪正禮檀弓曰天子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柏槨以端長六尺具見今檀弓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尙質故用瓦禮記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以上古時衣之以薪虞始用瓦棺以時尙質故也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堲周謂堲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檀弓云夏后氏堲周鄭注以爲火墍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以堲周爲堲木相周蓋謂以木爲裏無膠漆之用故燒土冶攻禹作土堲以周棺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蓋虞止用瓦棺夏則以木爲裏是較文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檀弓云殷人棺槨注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梓周人牆置翣注牆柳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是後世漸又故至周極備也周禮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禮記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言周人又於槨外設柳置翣扇也又檀弓云飾棺牆置翣注牆障家又注云牆柳衣翣以布衣木如襌幬是也喪大記注引漢禮器制度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即置翣加飾也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禮記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即緣生事死之義也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又云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易繫詞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又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皆謂黃帝前事也說文人部弔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會厤禽也吳越春秋陳音謂越王曰古者人民樸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與孟子所說相類也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易繫詞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卽上下文所載是也禮記檀弓合葬非古也白虎通云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是周以前無合葬

制也詩大車轂則同室死則同穴傳轂生也明緣生以事死也

右論棺槨厚薄之制

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禮記曲禮注尸陳也言形體獨陳也御覽引卽氏禮統云尸之爲言陳也陳也說文尸部尸陳也象臥之形小雅祈父云有母之尸釋傳尸陳也禮記郊特牲云尸尸陳也上舊有失引無案失也卽矢也之訛柩之爲也二字盧據書鈔御覽所引無案失也卽矢也之訛柩曲禮注言究也久也不復變也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曲禮注柩究也釋名釋喪制尸已在棺曰柩柩究也送終隨身之制皆究備也說文木部柩棺也从匚从木久聲故亦有久義變本作章盧據曲禮疏初學記改

右論尸柩

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入生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禮記檀弓葬也者藏也廣雅釋詁云葬藏也荀子禮論篇故葬埋敬藏其形也注葬也者藏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葬尸下藏也人生於陰含陽光死入地所與也宋注人生陰謂胞胎中此光字疑當爲充字始字疑衍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禮記王制云天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子七月而葬諸尊者疎卑者速是尊卑之差也注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愼終重喪也公羊隱三年注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云禮天子七月踰月外姻至左傳隱元年亦有此語何氏所據蓋逸禮文也

右論葬

禮曰冢人掌兆域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羣臣從葬以貴賤序周禮冢人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注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右夾處東西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

右論兆域

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所引詩大車文也列女傳以此爲息夫人所作蓋魯詩說也檀弓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皆因時合葬明文也

右論合葬

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孟子滕文公云則舉而委之於壑注壑路旁坑也又離婁云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注墦閒者郭外冢閒也是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引傳語不知出何書蓋論古不墓祭之義御覽引揚泉請詞曰古不墓祭葬于中原而廟在大門內不敢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无依也周衰禮廢亡寢于墓漢因而不改神祫祭祀皆于宗廟及其末也寢之

在墓咸往祭也夫死者骨肉歸於土神而有靈豈其守夫敗壞而繫於草莽哉所以於北方者何就陰也檀弓曰葬於北方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禮記檀弓又云北方國北方也是鬼神之幽之故也注反諸幽求諸鬼神之義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注鄉其所從求也禮復者升屋北面葬於北方亦即就陰之義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檀弓疏引孫毓五禮駁云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檀方前後上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御覽引續述征記孔子冢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坐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壇方六尺與地平也舊本多訛盧改正

右論葬北首

封樹者可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邱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舍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

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此引含文嘉文冢人疏引作春秋緯文御覽引天子上有春秋二字當是之義四字又白虎通舊本於含文嘉之上有春秋緯並有其文也御覽引禮統云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卿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冢樹柏士冢樹槐王制疏引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然栗固是誤字徧檢諸書俱無庶人樹以楊柳之文說文木部欒下云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廣韻引五經通義云士之冢樹槐然則士冢或槐或楊不定後人因分爲士庶人之差耳又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注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得封樹據冢人之文既有爵等明有爵者乃有封樹庶人無爵故鄭氏據之知庶人無封樹也檀弓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注云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是士以上始有樹也又冢人注引漢律云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則漢制庶人有墳此云樹以楊柳異代制歟或以楊柳三字衍文許慎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欒士楊亦不言庶人所樹

右論墳墓

第一葉陰第五行三年達乎天子案年下原脫之喪二字當據漢魏叢書本補　第二十一葉陽第十行孝子不忍言父母者精神盡當作精神盡者或忍下言上脫正字者字衍文　第二十二葉陽第三行遣使者赴告諸侯案漢魏叢書本無告字第六行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案漢魏叢書本無作莫　第二十四葉陰第五行亦欲知之案漢魏叢書本亦上有天子二字　第二十五葉陽第三行故禮曰案漢魏叢書本無故字　第二十七葉陰第十一行以侯氣絕案漢魏叢書本侯作候　第二十八葉陽第十一行所以即遠也案漢魏叢書本無也字　第二十九葉陽第五行天子含以珠諸侯玉案今本說苑含下有實字諸侯下亦有以字　陰第三行贈謚者案漢魏叢書本無者字　第三十葉陽第三行事有大小案漢魏叢書本大小作小大　陰第七行禮稽命徵曰案漢魏叢書本無禮字　第三十六葉陽第一行所以於北方者何案漢魏叢書本無者字

白虎通疏證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郊祀　此下闕文並莊氏述祖補

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　自此至一用夏正也據北堂書鈔九十補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不言地者從可知也爾篇曰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云王者所以祭天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也故云緣事父以祭天祭天必以祖配何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之順天意也　毛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禮記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注言俱本可以配是祭天必以祖配也自內出者四句公羊宣三年傳文注云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也　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

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但郊丘之說古無定論鄭康成之義以圜丘之祭與郊爲二圜丘在冬至建子之月祀天皇大帝夏以黃帝殷周以礿配之郊在建寅之月三代各祭其所出之帝以所出之祖配之如夏祀白帝白招拒以顓頊配之殷祀黑帝汁光紀以契配之周祀蒼帝靈威仰以稷配之禮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是也王肅之義以郊丘爲一祭並在建子之月故郊特牲疏引聖證論云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言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非圜丘及郊周立后稷廟而不立嚳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而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此皆王肅難鄭之語彼疏又引馬昭申鄭云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正月天子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曰冬至祭天於圜丘不言郊明非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也無常處故不言郊但郊丘大事鄭王各有憑據禮疏引聖證論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則韓詩說以夏用建寅之月郊殷用建丑之月郊周用建子之月郊與易緯之說又不同也白虎通既以三王一用夏正用乾鑿度之說當以郊與圜丘是二與鄭說同也班氏必以爲二者孔穎達禮疏申鄭云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也大宗伯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祭天用蒼犢而郊特牲言郊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案桓五年左傳云凡祀啟蟄而郊襄七年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是祈穀之祭卽郊也律歷志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曰雨水是古以驚蟄爲正月中氣是郊在正月也月令注又云上帝者太微五帝以三王之郊各祭所出之帝不主一神故總云太微

五帝是三王之郊並用夏正也通典禮二吳孫之云啟蟄而郊郊應在立春後何佟之議曰今之郊祀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蟄之說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農卽是祈穀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啟蟄也周以寅月郊故命魯以子月郊明堂位云是以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是也公羊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春秋但譏其不敬不譏其於正月郊也然則杞宋各郊其所出之帝亦與周同用建寅之月矣夏正得天百王所同王肅之說未可信也正月辟卦爲泰彼象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故易乾鑿度又云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祭

天必在郊何天體至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潔也據文選東京賦注補

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禮疏引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也毛詩疏引書大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也案五時迎氣祭天亦在郊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及月令四時迎氣皆在於郊是也大雩祭天亦在郊論語先進風乎舞雩禮疏引鄭注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九月大饗帝亦在郊大亨在明堂禮疏引五經異義淳于登說

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鄭氏從之又明堂月令書說明堂在近郊三十里雖說所在不同其以爲在郊則一也至郊禖之祭天亦在郊月令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詩生民毛傳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禖元鳥毛傳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禖禮疏引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禮祀乃於上帝也是郊禖亦祭天於郊也至圜丘之所在書傳無文孔穎達禮疏云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爲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若何然則圜丘之祭亦在郊矣是凡祭天者皆於郊祀之不獨夏正之郊天也並取潔清之義也

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日尙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據續漢禮儀志注及書鈔九十補類聚引五經通義云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甯也辛者自克辛也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南齊書引盧注云辛之爲言自新潔也以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者易蠱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李氏集解引子夏傳曰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正義引鄭注云甲者造作新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過自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

丁也取其丁甯之意祭天歲一何言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瀆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也據舊唐書禮儀志補玉海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鄭元謂天有六名天歲一之說並不合禮疏引皇侃舊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二也五時迎氣五也九月大享八也雩與郊禘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幷爲九案太微五帝一歲不止一祭之於雩壇九月大享又祭五時迎氣祭之於郊四月大雩又祭之於明堂而夏正又各祭所出之帝則此所謂祭天歲一者蓋謂天皇大帝疏引春秋緯曰紫微宮爲大帝又曰北極耀魄寶是也蓋太微五帝主五時生育之功爲民祈報故祭之者多禮記禮器云享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並是也而天皇大帝於人無功徒以尊極清虛之體故惟於日至之日祭之歲惟一祭也

祭天作樂者何爲降神也據書鈔九十補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二者不同鄭注於圜鍾爲宮下注云天神主北辰於奏黃鍾以下注曰天神謂五帝引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也是郊丘之樂各不同也大司樂又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是樂所以降神也郊特牲疏引皇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說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既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正祭然則祭五帝之神亦有再降之禮也但不奏黃鍾以下之樂耳此禮疏又載熊安生之說謂四時迎氣及諸神小祀等並有降神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也是也若皇氏之說則以郊祭卽無降神之樂既無明文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據內司服疏補案宗廟之祭必夫婦親之禮運疏引三禮義宗天子諸侯大祫之祭並有后夫人酌齊之禮而周禮於祭天無后夫人之禮故知后夫人不與也其亞獻則宗伯行之以宗伯禮官其職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贊而薦徹豆籩故也禮疏載皇侃舊疏云鄭注周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之鷹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爲三獻也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爵之六變次酌醴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爲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醴齊以獻是爲六獻

也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盎齊次饋孰王獻以醍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爲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帝同但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以後終祭之者此蓋謂二王之後各祭所出之帝及魯以建子之月郊天夫人亦不與而云終盎齊也案諸侯祭社稷無祭天之禮自應夫人不與而云天夫人亦不與也諸侯無六卿以司馬攝宗伯之職則贊公獻爵者當司馬也後魏道武帝二年親祠上帝於南郊后率六宮及女巫皆預當時仍用夷禮用事者無通儒碩士故善章多違焉至唐中宗景龍三年親祠南郊祇欽明郭山惲等諂悅中宮引祭統夫祭必夫婦親之妄傳聖經以皇后爲亞獻其時有唐紹之議不能用唐之禮臣不可問矣又考如崔義則祭天有尸矣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祭天有尸謹案魯郊祀曰禘延帝尸從左氏說案晉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又禮疏引石渠論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則有尸明矣

宗廟

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養繼孝也自此至居也據桓二年左傳正義書鈔八十七御覽五百三十一補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毛詩疏引孝經鄭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歿事之若生若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室御覽作屋亦謂之寢釋名釋宮室云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寢寢也所寢息也御覽引王肅古今通論曰周曰宗廟殷曰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自此至合食於太祖也據藝文類聚三十八書鈔九十御覽五百二十八補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陳氏壽祺王經異義疏證云禘祫之義先儒聚訟漢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爲大禘則終王御覽禮引異義春秋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舊說曰

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又引袁準虞喜說同鬯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喪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此以歲祫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王制正義云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祫通典引王肅曰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臣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言禘則祫亦可知矣王制正義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位又引禘于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詞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此以祫爲一禘又是三年之祭又一說也御覽引白虎通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宋臧燾傳引白虎通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此以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此又一說也後漢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父爲昭南鄉子爲穆北鄉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此以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又一說也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以禘及毀廟祫惟存廟又一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祫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云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云禮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祫則祫遭禘則祫及功臣而喪畢禘祫先後無定又一說也通典引徐邈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也邈又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喪終則吉而祫終服無常故祫隨所遇惟春不祫故曰特祫非殷祀常也邈以前二後三二祭相去各三十月然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祫故楊氏彀梁疏云禘既三年祫則五年此又一說也彀梁疏云或以爲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此又一說也也眾說不同今以鄭學爲折衷案公羊文二年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無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何注禘者諦也審諦昭穆無所遺失言昭穆則容有毀廟主矣通典引韓詩內傳云禘取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然則白虎通用公羊春秋及詩韓說也陳氏以公羊與白虎通分爲二說誤矣　三年一禘此據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所引補莊氏未引王制正義引左氏說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毘八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遷丞嘗則行祭禮案禮儀志所載五經通義五經異義何休春秋賀循議並與白虎通同則所據者今古文春秋說也初學記引許愼謹案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祫疑先王之禮也陳氏壽祺疑此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是也若鄭氏之義則不然長發正義引鄭駁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此禮稽命徵文雖自周以前亦五歲一禘祫字下云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下一禘也許愼說文示部禘字引云周禮曰三歲一祫案叔重所引周禮者不一禾部秅字引周禮曰二百四十觔爲秉四秉爲筥十筥爲稷十稷爲秅四百秉爲一秅異義稱周禮有郊宗石室田稅第一又稱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一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二百四十觔爲稷四稷爲秅四秅爲一秉四秉爲筥十筥爲稷十稷爲秅四百秉爲一秅異義稱周禮有郊宗石室田稅第一又稱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一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六斗不盡出周禮六篇文是當時周禮家說言周禮則夏殷之禮不同可知矣　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首一句據王制正義補下三句據舊唐書禮儀志補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元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夏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也若王肅則以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爲七案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祫一禘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是以三文武之功皆當親盡而毀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

之序釐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隳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開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莫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于子祭于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哀帝卽位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議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衰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然則西漢諸儒之立異者特以特廟有毀有不毀爾其以周制況漢制以爲天子七廟爲四親廟及太祖及二祧則一也若劉歆等之義則異韋傳又載大僕王舜中山孝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云云然則歆雖建親廟有六之議要未以自周以前皆然也若王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則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說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廟制篇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曰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焉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武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廟七尸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又云二祧謂文武會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天子七廟尹更始說據周也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議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制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七人姜嫄用一人適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孔子之言爲本穀梁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

證驗元說爲長隋禮儀志大業元年許善心褚亮等議曰案王肅以爲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諸帝之廟各主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七者其正法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光武卽位建高廟于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閒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于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六世祖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云然則自漢以前皆同鄭義蓋當世五經諸儒株守師訓故雖劉歆之難弗能違也故魏初猶遵鄭說王子雍好與鄭立難又爲晉武之外族故魏晉以下一用王義而宋齊梁陳師儒歧尚遂相沿不革然北人猶知務尚實學故魏書禮志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于四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鄭云實四廟而

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云云是北朝禮生猶守鄭說也禘祫及遷廟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據宋臧燾傳及書鈔九十補公羊文二年傳大祫者何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註禘所于太祖禘則先公之主祀于后稷廟昭之遷主祭于文廟爲異耳宗廟所以歲四時祭祀之義也故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實一祭也礿者新穀熟嘗之冬曰烝者烝之爲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據御覽五百二十六補文選東京賦于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烝之心感物增思薛注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卽春韭卵夏麥魚秋黍豚冬稻雁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也案此與釋天名同皆論周制也春官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繁露四祭篇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其夏殷之制則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王制所說是也詩疏引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

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于夏于秋于冬周公制禮乃改夏曰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也其四祭所取義祠爲物物微故祠名之者說文示部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音義引孫炎雅註云祠食也何休公羊注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也礿爲麥熟進之者何注公羊夏薦尚麥魚始熟可汋故曰礿也禮疏引孫炎云礿者新菜可汋郭注同則讀礿爲瀹矣易既濟不如西鄰之瀹祭鄭本作礿故訓爲夏祭王本作瀹故以爲薄祭也嘗爲新穀熟嘗之者詩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郭注同何休云嘗者先祠也秋穀熟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烝也禮疏引孫炎云烝者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禮疏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也烝之爲言衆者何休云烝衆兒冬萬物畢成所引孫炎說作烝進也進品物也禮王制曰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繁露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罍也敦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王制以此爲庶人之禮鄭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時物相宜而已案天子至士所祭之時月不同鄭注王制以有田之大夫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鄭意以天子諸侯祭以孟月薦不限孟仲季侯王禮尊物熟則薦之有地大夫則薦以仲月無田大夫當薦亦以孟月也服虔之意則不然禮疏引祖五年服注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又引昭元年服注云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服意蓋以諸侯不祭天者則祭以孟月也禮疏引孫炎云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禘祫時祭亦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首時者謂大夫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則南師宗服說也桓八年正月己丑烝杜注此夏之仲月非爲過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再烝見瀆也則杜與服說合案桓五年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疏引服注始殺謂孟秋杜注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則烝嘗皆在夏時之孟月又公羊何休注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周之十二月夏之孟月是天子諸侯皆以孟月祭可知通典禮九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是亦用鄭說也故本疏引衛冀隆據以難杜而秦道靜釋之曰案周禮四時之祭皆以四仲之月不知周禮四仲之祭乃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强會經文以合杜意耳鄭又知侯王之薦不限孟仲季者以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如二月嘗魚之月令孟冬烝羔仲冬嘗麥七月登穀八月嘗麻九月嘗稻十二月烝畢皆薦新物之時也是也諸侯以月旦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

朔朝宗廟存神受政也據御覽五百三十八補公羊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何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中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玉藻正義引五經異義曰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然則此以告朔朝廟爲一用公羊說也若左氏之義則分爲二禮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三朝記虞戴德云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放行之以示成也洪氏頤煊釋曰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凡聽朝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然後須于諸侯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係心焉據曲禮正義類聚三十八書鈔八十七補案此公羊說也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通典引異義亦云主者神象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事之是也論語云哀公問主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白蜡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自此至敬也據曲禮正義類聚鈔八十七通典禮八補案所

論語者魯論語也左傳文二年正義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于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並習魯論是所用者魯論也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祭理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義也栗猶戰慄敬謹貌主天正之義也與此惟訓松字小異當亦本之公羊家說也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異義也鄭氏駁與許義同案周禮說專言周制公羊說並明三代之禮夏之練主以松殷之練主以柏周之練主以栗與禮說本無異義也所以用木爲之者何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

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盡敬也通典引五經異義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並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識于其背公羊文二年注亦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說同許愼謹案次宗本疏以爲皆孝經說文又御覽

引禮記外傳廟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注入之生也無不死木生于亥又落于亥是歸本也又云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達相通然則此云方尺者諸侯之制或曰長尺二寸者天子之制當亦據孝經之說或他書引白虎通有誤文焉祭法正義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員圍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糜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其長短又異于此矣續漢志注引衛宏漢舊儀以八寸爲虞主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主長九寸者廟主與漢儀說同也案漢之九寸與周之尺二寸合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王制作于漢文時則周尺當漢尺九寸六分舉大數故止十分之八然則周尺尺二寸當漢尺九寸六分舉大數故止言九寸也若大夫士則無主通典引異義曰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无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蕝許慎據春秋左氏傳衛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石主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鄭駮云大夫士今山陽氏俗祠有石主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是許鄭皆以大夫士無士祭法鄭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通典引鄭志張逸問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

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魏志清河王懌奏禮云事主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主亦設重則主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于逸禮亦設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主亦設重則主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有主之證其說本之徐邈案檀弓曰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其實大夫士則既虞埋重之後則束帛結茅以代主但不用木耳其安神之義則同焉故亦得總謂之主公羊之攝主與曾子問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之攝主同故何注云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也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是也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據御覽五百三十一補御覽引禮記外傳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卽作木主以存神葬後孝子心目無所親故用以主其神案此春秋今文說也檀弓正義引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主曲禮正義引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者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祔死者于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

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然則左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公羊言虞已有主是此用公羊說也其實大同小異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引左氏傳孔穎達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也案御覽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茶何休注文二年傳云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神令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粗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是虞已立主可知也御覽引此作所以用桑者始與神相接三王俱爲神令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粗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是虞已立主可知也御覽引此作所以用桑者始與神相接三王俱以桑較爲詳備主祔納之西壁據左傳昭十八年正義補穀梁文二年疏引納作藏案此公羊說也通典禮八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陳氏壽祺云當本五經異義案通典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于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考隸續嚴訢碑冶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則或所據者公羊說文二年何注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然則公羊先師以正主藏于西壁遷主藏于北壁虞主埋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故檀弓正義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于兩楹之間一說埋之于廟北墉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

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于道左柩將入于廟則重止于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北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于道左續志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墉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圓一尺置墉下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堛中擎虞決疑云廟主蓋藏于戶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筒以盛主則漢時廟主猶藏之西壁也以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故也左氏之義則以廟主皆藏之北壁不分正主與遷主故莊十四年左傳正義云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故御覽引異義申左氏說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是也通典引五經要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墉下北方元事虞主亦無事也則又以虞主埋于北墉下與遷廟主所藏同處卽檀弓正義所引異義一說是也案會子問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釋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則又以遷主埋於兩階閒矣

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可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

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據通典禮八補曾子曰王者祭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何避嫌也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此據詩既醉正義補通典禮八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爲尸諸侯不以公爲尸諸侯以卿爲尸蓋禮家異說卽就曾子問義而推之也詩既醉云公尸嘉告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然則諸侯以大夫爲尸蓋禮家掌朝儀孤卿大夫皆東西向屈三公于北面亦以避嫌也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亦詩既醉疏補曲禮疏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意此謂祭天地山川或得用三公爲尸也

朝聘

所以制朝聘之禮何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欲全臣子之恩一統尊君故必朝聘也大戴記朝事云以正君臣之義也聘者問也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公羊隱七年注聘者問也鄭氏注聘禮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禮記曲禮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公羊隱十一年傳大夫來曰聘是諸侯使人問天子也戴德云諸侯內貢于天子率名數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數戴德云諸侯皆曰聘也禮三朝記虞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白虎通說本此而禮家多用春秋家言各異禮疏引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左傳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注王制據以爲說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公羊桓元年傳諸侯時朝于天子何注云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暮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

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二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也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行禮卒而相逢于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謹案禮有覲禮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通名是此及鄭氏皆宗公羊說也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覲禮經曰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郊桓元年公羊注云宿者先誡之詞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于遠郊案何氏言不敢便入必先告至卽此所謂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也何氏謂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卽此所云使大夫太子迎之之禮也覲禮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行人也此引覲禮經以證天子使大夫迎之制則以覲禮之郊爲百里之遠郊與鄭不同矣賈公彥引書大傳太子出迎之文以爲此異代之制又引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法非周制也案此明引書大傳則今文家說邠風疏引書傳畧說云天子之子年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是也御覽引書傳又云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注孟迎也十八嚮大學爲成人博問庶事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于齒胄審方俗于郊迎蓋皆用今文說也古文家以孟侯卽康叔漢書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言成王在繈褓周公攝政則不得有年十八郊迎之事史公從古文是古文不以孟侯爲成王也太子郊迎旣爲異代之制而成王得稱孟侯者以周禮定于成王卽政之後故周官不載太子郊迎之禮攝政之時猶因殷禮也

正君臣重法度也覲禮經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

尚書曰輯五瑞 御覽引書大傳云古圭冒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爲瑞也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瑞也者白虎通疏證十二

屬也無過行者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削卽天子與諸侯合瑞信之制也王制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是正君臣重法度也覲禮云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嘉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又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又云侯氏升致命王撫玉此雖覲禮同爲朝天子之制故得取以爲證也所引尚書者堯典文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鎭邦國是天子諸侯所執以爲瑞也五帝本紀漢郊祀志並作揖五瑞史記集解引馬本亦作揖注云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鄭注壇弓亦云輯斂也揖輯字通

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也

鄭氏三禮目錄云大問曰聘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也殷相聘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襄元年左傳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又昭九年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周禮司儀云諸侯相爲賓是諸侯相朝聘也禮三朝記小辨云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故禮記王制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鄭注梁隱十一年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改禮修德以尊天子也公執玉取其暢達也卿執羔取其跪乳有禮也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禮記曲禮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案玉無暢達之義當是天子執鬯以下有闕文有禮也以下當公執玉以下有闕文有禮也以下當之義義具上瑞贄篇所引書曰者古並載大夫執雁士執雉之義義具上瑞贄篇所引書曰者古文尚書堯典也今文尚書大傳五玉作五樂漢書郊祀志亦作五樂史記本紀作五玉與此所引同也公羊隱八年疏引鄭注云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曰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一死雉也士所執史記注引馬注惟以三帛三孤所執爲異案大宗伯孤執皮帛自是周禮三孤之職也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

歲首意氣改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

自此以上皆據類聚三十九書鈔八十一初學記十四御覽五百三十八補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鹽鐵論云正月存君在楚續漢禮儀志白虎通疏證十二

注引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鷹以鹿皮是其遺也朝禮奈何君出居內門之外天子揖卿大夫膝下至地天子持揖三公面揖卿略揖大夫士所以不拜何爲其屈尊也此脫今據御覽五百四十三補曲禮曰朝爾雅釋宮門屏之間兩塾間曰宁謂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君出居內門之外也持揖疑特揖之譌案司儀載合諸侯之君出居內門之外也曲禮疏引李巡云正門內制云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又司士職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俱與此異此蓋有譌脫此之面揖卽周官之旅揖此之略揖卽周官之旁揖也膝下至地自是臣見君之禮也

貢士

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據書鈔七十九補此今文書說也玉海引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三朝記虞戴德云以其敎士畢行是也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歲獻貢士于天子注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用書傳文也諸侯所以貢士于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進賢勸善者也

自此至故聘之也據書鈔七十九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三十二補勸善一作觀善一作稱善聘求一作射求貴義一作貪義一作天子聘取之者求賢之義也儀禮集解引書大傳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于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又云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是皆進賢勸善之意也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則爵士俱畢故通典選舉漢元朔元年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蓋漢時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卽古貢士之遺法也故董仲舒傳對曰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是進賢勸善之義也

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

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見禮月令季春紀正義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優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是卯及其幽隱之意也然則聘者所以補貢所不及者也

車旂

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自此至飾車據類聚七十一補爾雅釋詁路大也舍人注路君車之大也詩遵大路云遵大路兮傳路道也離騷經既遵道而得路注路正也是路兼大道正三訓也　路者君車也觀禮路先設注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文選東京賦龍路充庭薛注路天子之車也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詩韓奕乘馬路車箋人君之車曰路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以爲顧命文案今顧命無此語蓋亦禮記樂記云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文選東京賦天子乃撫玉路是天子乘大路也故周禮巾車玉路不以封諸侯惟魯君得有大路以成王封魯等二王之後也禮記明堂位云魯君乘大路是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蕃國其孤卿以下則用路車則路爲諸侯之車散亦通故詩采薇知諸侯用路車也對文則路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是也左氏閔二年傳鶴有乘軒者注軒有藩曰軒御覽引通俗文後重曰軒之類故哀十五年傳服虔乘軒僖二則軒車蓋如軒縣軒城之類十八年傳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書大傳不得乘朱軒皆謂大夫車也士飾車者公羊疏引書傳曰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　玉路大路也據隋禮儀志補書顧命大輅在賓堦面周禮疏引鄭注大路玉路大戴朝事云旒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是玉路即大路也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二旒據文選四子講德論注補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釋名釋器云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所以步之于路也　車所以立乘者

何制車以步故立乘自此至鸞設衡者也據續漢輿服志注類聚七十二御覽七百七十二補禮記曲禮婦人不立乘注異于男子制車以步亦未明蓋謂制車以代步也車中不內顧何仰卽觀天俯卽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禮記曲禮云顧不過轂注爲掩在後也又大戴保傅云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所引論語者鄉黨文集解引包咸云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無不字有者或古論語也漢書成帝紀贊言成帝善修容升車正立不內顧與此同也包氏愼言云張衡東京賦夫君人者蔽纊塞耳車中不內顧薛注內顧不外視臣下之私也依薛氏此注不字宜衍平子蓋用魯論也李善既用薛綜而反引今魯論車中不內顧又引崔駰車左銘正立執綏車中不顧之語則與薛說全相反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又云集解經用古論語而注仍取魯論包鴻臚說殊失于分辨矣所以有和鸞者何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大戴保傅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名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此用詩韓魯說禮戴說也大戴保傅云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傳鸞在衡和在軾是也毛詩蓼蕭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左傳錫鸞和鈴史記注引服注以爲鸞在鑣和在衡則毛詩說春秋左氏說皆以鸞在鑣毛詩疏引異義載禮戴氏詩毛氏二說謹案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又續漢志注引許愼曰詩云八鸞鏘鏘則一馬二鸞氏用毛氏說故于說文金部鑾字下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也又曰轄車鸞鑣知非衡也則許鑾鈴象鸞鳥之聲說文多從古文說也鄭氏于玉藻經解周禮大馭注皆用今文說以鸞在衡故詩駟鐵箋云置鸞于鑣以爲兵車異于乘車也至蓼蕭之和鸞亦乘車也而箋又不破毛傳鸞在鑣之說于商頌烈祖箋則又以鸞在鑣是鄭于此二詩復主古文故鄭于異義亦不駁也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據覲

禮疏補今禮記無此文蓋亦逸禮也易乾象傳云時乘六龍以御天詩疏引易孟京說以爲天子駕六公羊疏引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此蓋用今經家說故與春秋公羊易孟京同故以爲天子乘龍也周禮巾車云王建太常以祀又云建大旂以賓又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是載大旂象日月升龍也天子有升有降上得兼下且取下賢之義同姓諸侯得建龍旂但不得有升龍亦如天子衮冕升降俱有三公衮冕則止有降龍無升龍所以明下不得僭上也諸侯不得建太常惟魯以大功得同二王後用天子之禮故禮記郊特牲說魯祀天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也

田獵

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自此至冬曰狩據左傳隱五年疏御覽八百三十二補公羊桓四年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故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寄戎事之教于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誡故寄教于田獵閱肆五兵焉春

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桓四年穀梁注取獸于田左傳隱五年周禮大司馬注同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詩疏引孫炎注與鄭注周官同郭氏謂爲苗田名蒐與此異夏謂之苗何擇去其懷任者也周禮大司馬遂以苗田注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也爾雅釋天夏獵爲苗左傳疏引李注圍守取之無所除害也案四時之田皆爲田大者穀梁注蒐擇之舍小取其除害何必專爲夏獵之名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公羊桓四年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穉取大者穀梁注蒐擇之舍小取其大司馬注言守取之無所擇也國語周語云狩于畢注狩圍守而取之爾雅釋天冬獵爲狩詩疏引李注圍守取之無所釋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春秋穀梁傳曰春田曰蒐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桓四年注田者蒐狩之總名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易曰結繩以田魚以四時之田皆爲佃取禽獸故總名爲田又兼爲田除害之意也所引穀梁傳桓四年文案公羊無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鄭巢走獸未離于穴恐傷害于幼穉故于苑囿中取之故禮疏引何休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之子于苗夏田明矣孔子釋之云四時皆田殷周之禮詩云之子于苗

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若所欲改則陰書于讖緯以傳後世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不足以繼穀梁也按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注謂夏不田也蓋夏時然則夏時不田者夏制孔子作春秋欲垂爲後王法古變周從古也此用穀梁家說故依而釋之也

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 自此至制也據書鈔八十九御覽五百二十六補穀梁桓四年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爲乾親春又周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牛封父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粢祭射所用大牲王侯必親割詳見祭統諸篇其禽物亦必親取故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又穀梁桓四年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公羊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觡中心死疾殽潔故乾而豆之中薦于宗廟也韓詩內傳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膾鈴門也

禽制也 爾疋釋鳥云二足而羽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是也散則擒獸通稱考工記梓人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羸者羽者鱗者是羽者亦稱獸也易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說文禽走獸總名也月令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大司馬小禽私之未必專指羽鳥也是走獸亦得通謂之禽也禽獸木可通稱曲禮疏謂鳥不可曰獸非也水畜亦謂之禽國語魯語使水虞登川禽是也**王者不親取魚** 據詩潛正義補左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非禮也是諸侯且不得韋注鼈蜃之屬是也禮記月令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明薦廟始親行也蓋王者田獵必躬親之本爲講武治兵若親自取魚嫌與下民爭利也

周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 自此至圖草據周禮閭人疏補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毛傳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考揚雄羽獵賦云文王囿百里孟子梁惠王下尚以爲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文王之囿百里民以爲小唐陸贄奏宣王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袁宏後漢紀樂松云龍瓊林庫狀云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尚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然則文王百里古有此說蓋先秦之世說

者不一故七十里百里不同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楊疏引毛傳諸侯三十里三卽五字之訛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疑唐人所見孟子已作七十故孔氏楊氏疏李賢漢書注引孟子並作七十里也案孟子宣王自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正是大國諸侯之制故毛傳定爲諸侯四十里楊氏引作三十里自是四字之誤臧氏乃據樂松之語改楊氏三字爲五并改毛傳孔疏之本亦作五十里果何據定爲五十里與樂松作五十里者亦約言之耳王棫野客叢書云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五十里乃知非五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王氏之說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爲疑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志所謂文王作豐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忽其勿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誠如是說則文王卽百里七十里亦未可實定其地域之數也齊爲大國既四十里則次國小國地既狹小則其囿亦宜差降故班氏定爲次國三十小國二十也公羊成十八年傳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于男五里疏以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無其文或孟子外篇語也其說與白虎通及諸書又不同蓋以天子方千里故以百里爲囿公侯地方百里故以十里爲囿伯七十里故以七里爲囿子男五十里故以五里爲囿或據夏制言也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意者公羊傳注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苑囿所以在東方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御苑義或然也苑囿所以生物所以生也一作苑囿云苑所以養禽獸也口部云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淮南子本經訓云修苑囿之大高注有牆曰苑無牆曰囿一切經音義引呂忱字林同呂覽重已篇高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二苑以大故無牆小故有牆也說文言苑有垣明囿無垣互文以見義也天官閽人囿游亦如之注囿御苑也游離宮也地官囿人注囿今之苑又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鳥獸以宴樂觀之然則苑囿對文異散則通也東方所以生者禮記鄉飲酒義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詩云東有圃草文選注引韓詩云東有圃草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艸也則此所用者韓詩說也後漢書注引韓詩作東有園艸義亦同水經注引韓詩云甫大也田者大菱草詩作甫草毛公傳云甫大也則亦用韓詩也毛詩作圃草圃博也有博大之義亦同水經注引韓詩說也後漢書注引韓詩並作圃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旆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檄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是不

以圃草爲地名也鄭箋云甫田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則鄭氏亦據韓詩以訓毛詩也鄭所據者爾正釋地文郭注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漢書地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豫州藪西周時屬于周在東都之地故詩云東有圃草東遷後屬于鄭故僖三十二年左傳鄭之有原圃釋地云鄭有圃田是也

也飄輕故飛也 據御覽九百十四補自圃天子百里至此莊氏皆附雜錄案此應屬田獵篇易旅鳥焚其巢集解引虞注離爲鳥爲日爲鳥是鳥爲陽鳥左傳昭五年云日之謙當鳥杜注離爲日爲鳥是鳥爲陽也故南方之獸謂之朱鳥周禮小師疏引通卦驗注云鳥爲大火成數七生數二書堯典日中星鳥是也淮南地形訓鳥魚皆卵生魚遊於水鳥翔於雲也

雜錄

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溫 見初學記二十四引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下云後聖指黃帝也則黃帝作宮室明矣爾雅釋文引世本云禹作宮室案堯時茅茨土階尸子言黃帝作合宮繫詞傳說黃帝堯舜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則非始于禹明矣 **宮**

之爲言中也 見廣韻文選注引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 自此至三尺皆見廣韻西京賦右平左城薛注城限也謂限齒也天子殿高九尺階九齒 **堂之爲言明也** 廣雅釋詁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以上莊據廣韻補所引禮記禮器文也 **門四出何所以通方故禮三朝記曰天子之官四通** 見御覽百八十三引所以通方當作所以通正地事也洪氏頤煊明堂四門門四出諸侯四通四方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子之官四門御覽引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古文明堂之禮曰臝夫氏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門子日昊出西闈親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繢帝繢此所引亦有說脫按禮記明堂位敘周公相成王朝諸侯之制九夷在東門外五狄在北門外六戎在西門外八蠻在南門外是四面有門又九采在應門外疑南方兩重門矣而明堂無論九室五室亦皆四門亦取通四方之意故逸禮云夏則居明堂正廟啟南戶冬則居明堂後廟啟北戶正廟則月令之明堂後廟則月令之元堂

也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孰思其事也見御覽一百八十五引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書顧命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儀禮士冠禮具饌於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又擯者元端負東塾塾矣說文作壛土部云長安中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注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壛廣雅釋詁云壛的也說文土部又云垜堂塾也玉篇土部垜射垜廣韻云壛射的周禮或作準集韻壛射堋又云堋射埒蓋塾即壛爲築土稍高之名故山海經壛于四海郭注壛猶隄也是也射準亦必高故又取爲射臬之稱門之兩旁築土高於中央故亦謂之壛禮記學記云家有塾正義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蓋塾在門廟門之塾相似也詩緑衣自堂徂基堂里門左右亦如路門廟門之塾基即中央平地者也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于天子也見初學記二十四爾雅釋詁崇高也初學記引異義天子之城高九仞故崇城以言高也公羊定十二年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以爲春秋說文疑干軒同音得通用干城即軒城也城闕一面即不敢自專之義禦者止也言爲天子所止也說文亭部獻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獻詩鄭風在城闕兮即此字又云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城上有臺謂之闍即靜女所謂俟我於城隅是也三面有臺而南方無臺故謂之獻是門必有闕者闕所以飾門別尊卑也見水即軒城之制也經穀水注公羊注引禮緯云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釋宮觀謂之闕禮運疏引熊安生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釋名云在門兩旁郭璞云宮門雙闕考漢制近古漢書建章宮東西闕二十餘丈西都賦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闕所以飾門也別尊卑者即禮說所云天子諸侯之制是也亦謂之觀鄭風疏引孫炎云舊章懸焉使民觀之賈疏云以其有教象可觀又或謂之象魏周官正月之吉乃懸法於象魏古今注闕觀也古者每門對兩觀於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御覽引廣志闕缺也門兩邊中開缺然爲道也淮南本經訓巍闕注門闕崇高巍巍然也唐書載宋敬則楊炎俱以世孝義被旌門樹六闕冊府元龜言閥閱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墨染號烏頭築雙闕則後世闕亦施于士大夫矣攷其制則釋名云在門兩旁故孫郭注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故西京賦云雙碣相望漢制近古太室少室石闕猶可攷見闕制也中華古今注謂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蓋混於臺觀之

制闕者何闕疑也據禮運正義補水經注引穎容云闕者上矣有所失下得書之于闕所以求論譽于人中華古今注言人臣至者思其所闕故謂之闕義皆相近所以設屏何屏所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見御覽百八十五郊特牲注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是天子諸侯異也又云大夫以簾士以帷正義以爲並禮緯文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誤也案公羊解詁引作大夫以簾則公羊注所引禮緯者亦未爲非也意林引風俗通云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廣韻引風俗通云屏蔽也以自隱蔽也禮器注所引禮緯者亦未爲非也意林引風俗通云按天子外屏令臣下氣息是不極臣下之敬也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嫌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則屏亦所以自障也荀子大畧篇亦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又文三王傳谷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後漢齊武王傳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亦此義也釋宮屏謂之樹說文尸部屏蔽也廣雅復思謂之屏釋名釋宮室云屏自障屏也蕭墻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案恩在門外案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義皆相近齊者言己之意念專一精明也見書鈔九十禮記祭統云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又云定之之爲齊齊者精明之至也說文示部齋戒潔也从示齊省聲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見御覽二十八月令仲冬之月云是月也日短至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案月令仲夏之月亦有此語當是白虎通原書有脫文也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見通典禮十一風俗通祀典篇謹案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也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也則此所引亦出禮傳也儀禮聘禮又釋幣于行鄭注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彼謂古人教人行道路者其人名字未聞而非謂祖神之名字也其實祖自有祖神即共工之子當亦配祀者如社之句龍稷之柱弃也案祖祭有二禮記月令孟冬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載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載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此則天子諸侯大夫並得祀之此則常祀也又檀弓上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鄭注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此其因喪葬而祀者也二者皆在廟門之外

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禮記曾子問道而出注祖道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詩泉水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毛傳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重始有事于道也詩生民云取羝以軷毛傳云軷道祭鄭箋云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自此而往郊又烝民云仲山甫出祖箋又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又韓奕云韓侯出祖鄭箋祖將去而犯軷也祖于國門此等皆將遠行祭于國城門之外者之禮周天子則太馭掌犯軷之禮周禮太馭云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注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是也廟門外行神之軷與國門外祖祭之軷其禮不異但所祭之人有殊禮疏引崔靈恩義疏云宮門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也其牲則周禮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是天子用犬也詩生民云取羝以軷傳羝牡羊孔疏蓋天子諸侯異禮則諸侯用羊也聘禮云釋軷祭酒脯則卿大夫用酒脯也軷有主太馭注以菩芻棘柏爲主是也亦有尸詩生民箋燔烈其肉爲尸羞焉是也　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不豫者不復豫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負薪犬馬皆謙也　見御覽七百三十九天子疾曰不豫者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史記作不豫釋文引馬融本作有疾不豫諭衡死僞篇後漢禮儀志皆引作不豫說文引作不悆又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漢書律歷志引作王不豫蓋今文作豫是天子疾稱不豫也諸侯稱負子者公羊桓十六年傳屬負茲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爾疋釋器蓐謂之茲郭注引公羊傳云茲者蓐席也史記周本記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疾曰負茲索隱曰茲公明草蓋取此草以織席繹諸家之說蓋謂有疾者則展轉床第惟與席相負而已而白虎通以爲今不復子之責于天史記丕作負段氏玉裁云此文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也後漢隗囂傳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職亦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則白虎通言不復子之者言自今以後背棄子民不復子之也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何休注公羊與此互異案孟子云有采薪之憂則大夫也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則又士也曲禮疏引射慈禮記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負薪大夫士可通稱也　夏稱后者

以揖讓受于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見禮記檀弓正義皇侃論語疏引作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又曰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義並通祭法疏引熊安生舊疏云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于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也

夏法曰日數十也日無不照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爲尺自此至八寸爲尺見通典禮十五說文尺部尺十寸也又禾部十髮爲程一程爲分十分爲寸又曰律數十二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漢律歷志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蓋皆據夏制言之夏制得中百王不易也

殷法十二月言一歲之中無所不成故以十二寸爲尺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惟述殷尺不同杜佑謂商尺十二寸本此爲說也蓋以殷一尺當夏尺二寸也

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爲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爲尺說文尺部咫下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則奄蓋謂手所掩也國語魯語齊語韋注皆云八寸曰咫與說文同說文言周明周制之異於古也

人踐三尺法天地人見爾雅釋宮疏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司馬法則言六尺爲步夫一舉足爲跬再舉則爲步步知人踐三尺也

第二葉陰第六七行祭天必在郊案漢魏叢書本郊下有者字　第三葉陽第七行故春秋傳案傳下原脫曰字當據漢魏叢書本補　第五葉陽第十行御覽禮儀七二字當據五經異義疏證補　第二行禘祫及遷廟案盧本及宋書臧壽傳引廟下有者字　第十一葉陽第九行亦當盡敬也案盧本也作焉　第十三葉陽第十一行無可爲泄案盧本可作所　陰第三行故不以公爲尸案既醉疏同盧本尸下有也字　第十八葉陽第十行名車爲軿者案盧本者下有何字　陰第二行車中不內顧案盧本車上有居字　第二十三葉陽第五行所以通方案盧本無所字　第二十六葉陰第一行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案殷下原脫周字往下原脫故稱人三字當據疏證及盧本補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七十六終

吳縣吳大彬校
新陽汪之昌

禮經通論

仁和邵懿辰位西著

論禮十七篇當從大戴之次本無闕佚

漢初魯高堂生傳禮經十七篇五傳至戴德戴聖分爲大戴小戴之學皆不言其有闕也言僅存十七篇者後人據漢藝文志及劉歆七略因多逸禮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蒼二戴慶普不以十七篇爲不全者非專已而守殘也彼有所取證證之所附之記焉耳冠義昏義諸記本以釋經爲儀禮之傳先儒無異說觀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故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昏禮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牲少牢有司徹有鄉飲酒義以釋鄉飲有射

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釋聘禮有朝事
以釋覲禮有四制以釋喪服而無一篇之義出乎十七篇之外
者是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約十七篇而言之也更證之禮
運禮運凡兩舉八者以語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鄉謂爲射
御耳一則曰達於喪祭射鄉冠昏朝聘再則曰其行之以貨力
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鄉朝聘貨力辭讓飲食六者禮之緯也
非貨財强力不能舉其事非文辭揖讓不能達其情非酒醴牢
羞不能隆其養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禮之經也冠以明成
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里燕射
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天下之人盡於此矣
天下之事亦盡於此矣而其證之尤爲明確而可指者適合於

大戴十七篇之次序按大戴士冠禮一昏禮二士相見禮三士
喪禮四既夕五士虞禮六特牲饋食禮七少牢饋食禮八有司
徹九鄉飲酒禮十鄉射禮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儀十三聘禮十
四公食大夫禮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
四五六七八九篇喪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
五十六篇朝聘也而喪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爲
雜亂冠昏相見而後繼以鄉射四篇忽繼以士虞及喪服又繼
以特牲少牢有司復繼以士喪既夕而後以聘禮公食覲禮終
焉今鄭賈注疏所用劉向別錄次序則以喪祭六篇居末而喪
服一篇移在士喪之前似依吉凶人神爲次蓋向見記云吉事尚尊喪事尚親遂以冠昏射鄉朝
異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

聘十篇爲吉禮居先而喪祭七篇爲凶禮居後焉較小戴稍有
條理而要不若大戴之次合乎禮運疑自高堂生后蒼以來而
聖門相傳篇序固已如此也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儀禮所謂
經禮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時郎禮文廢闕必不
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漢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
所爲定禮樂者獨取此十七篇以爲教配六藝而垂萬世則正
以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爲天下之達禮耳故曰子所雅言
詩書執禮執之云者言凡人所當執守也安溪先生有四際八
編之目曰四際八編者何冠昏也喪祭也鄉射也朝聘也易曰
有天地萬物而後有男女夫婦有男女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
子然後有上下君臣而禮義有所錯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有冠昏而夫婦別矣有喪祭而父子親矣有鄉射而長幼
序矣有朝聘而君臣嚴矣夫婦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長
幼序長幼序而後君臣嚴君臣嚴由閨門而鄉黨由鄉黨而邦國朝廷
蓋不可以一日廢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綱維五典根極五性
通四時合五行本於陰陽而順乎天命有冠昏而夫婦別夫婦
別然後智可求也有喪祭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仁可守也有
鄉射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禮可行也有朝聘而君臣嚴君臣
嚴而後義可正也先王之禮哀樂之情無不中慘舒之節無不
得故紀綱人道之始終而天地和平四靈畢至學者學此者也
灑埽應對而非粗也盡性至命而非遠也小學以始之大學以
終之皆以明人倫也安溪之說略本小戴之經解大戴之盛德

而其編末成引而不發待後人疏通證明焉懿辰初不習乎禮經偶因讀禮運識御鄉一字之誤因據孔子之言證以經解盛德及十七篇大戴之次有會於四際八編之說竊自幸爲天牖其衷是乃二千年儒先未發之覆也昔朱子晚年志修禮書爲儀禮經傳通解略仿劉錄鄭注十七篇之次取戴記各篇以附之自分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五類而喪祭二者以屬門人別編附於末焉然割裂經傳創立子目不能盡饜學者之心而垂爲定論莊子云語道必於其序則其序之未能愜當爲不合聖人定禮之本意也今以大戴之次安溪之說合之禮運仲尼所撮舉之言昏義孔門所特標之目推於五性五倫無不合者則冠昏喪祭家禮也射鄉鄉禮也朝聘邦國王朝之禮也而士相見則學禮亦寓焉於朱子之例亦無不合自一身一家推而一鄉一國以達於天下小大微著近遠卑高之序固當如此而冠昏喪祭則文中子所謂四禮也併鄉相見則王制所謂六禮也又合諸鄉射朝聘燕食則大戴本命篇所謂九禮也冠昏舉士而言男子二十而冠三十有室固未爲大夫也公冠及天子諸侯昏禮非天下之達禮故可不詳士喪欲其總總之意與易甯戚焉而祭則士大夫有田祿者所爲禮不下庶人士亦有無田不祭者天子諸侯之內祭外祭極繁非可以下達也鄉射二禮則當世通行論語載鄉人飲酒射義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史記言孔子沒後諸儒習鄉飲大射禮於孔子冢上漢代亦通行焉朝聘二者行之邦國王朝而士大夫爲擯爲介與

有事焉亦夫人所當知而君臣之義所以達於天下也至於諸侯相朝及宗遇會同文繁不一亦視此以爲等殺耳故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由五常五典發而爲五品五教固禮之根源至極也而始於冠本於昏則男女有別而智端焉由是重乎喪祭則父子有親而仁篤焉和於鄉射則長幼有序而禮達焉尊於朝聘則君臣有義而義行焉又以習仁禮義爲次者論語屢言智仁智仁合則天地成貞下起元故冠昏皆爲成人之始所以著代嗣親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然則冠昏居北方而主冬喪祭居東方而主春鄉射居南方而主夏朝聘居西方而主秋而今鄭注十七篇之目則似以冠昏生育而爲春鄉射嘉會而爲夏朝聘肅斂而爲秋喪祭閉藏而爲冬四時五行之

序別有義亦可通焉而冠昏喪祭四者析而言之又未嘗不可分配四序也禮運既以冠昏喪祭射鄉朝聘爲禮之八經又以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爲人之十義而不言其禮義之相屬也經解盛德則皆以昏統冠以鄉統射以昏姻之禮屬夫婦以喪祭之禮屬父子以鄉飲酒之禮屬長幼以聘覲之禮屬君臣而後義爲禮之本禮爲義之實其說大明辟於其義在擴而充之禮以義起在講而協之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於是天敘之典天秩之禮合而爲一四際八類五倫十義各相膠附而不可離獨遺朋友之交者士相見爲在下之朋友食燕爲在上之朋友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馬非馬不走人非人不濟禮尚往來禮無不答十七篇無不具賓主

者禮之於賓主有性焉無賓主是無禮也君子之所不可及其
惟人之所不見而本在愼獨者所以密其內心君子之所爲無
不可與天下人共見而事在樂羣者所以飭其外行存誠主敬
積而成德行威儀揖讓化而成風俗禮非一人行之而必有相
與行之者所以朋友之交橫貫乎達道之中而師無當於五服
五服弗得不親也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
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
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
變革者也所謂可得變革者周官是也不可得變革者禮經是
也冠昏所以別男女也喪祭所以親親也射鄉所以長長也朝
聘所以尊尊也而喪服一篇兼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賅上

治下治旁治幷及族黨異姓之親而人治之大無不舉矣故曰
禮經紀人倫而長於行十六篇以紀人倫也喪服以經人倫也
要自一人之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禮之序者必四際
八類分播順摭而後合焉然徒觀十七篇四際八類之閒猶未
能周密而詳盡也必以分記總記分義通義如大小戴記各篇
埤附於其中彌縫於其隙而後義類浹洽理道章明本末精粗
無乎不備疑二戴本引記以解經也後儒每患十七篇闕略而
不全二戴八十五篇雜亂而無序誠取鄙說揆之則本經十七
篇固未嘗不完而八十五篇各有所可附亦不至淩雜而失統
矣

論孔子定禮樂

孔子贊易修春秋刪詩書夫人而知之也獨定禮樂則茫然不得其確據昔者先王之教詩書禮樂四者而已所謂敎世子及敎士分春秋冬夏四時者也詩書專乎誦習禮樂兼乎服習詩書文字之爲也禮樂器數之爲也然詩書積久而繁猥不能不有待聖人之刪禮壞樂崩而淫樂慝禮生焉不能不有待聖人之定易本卜筮之書春秋一國之史韓宣子謂皆周禮孔子晚年爲十翼以贊之加筆削以修之於是合爲六藝然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易春秋意之也詩書口之也禮樂身之也樂本無經寓乎詩與禮之中其體在詩其用在禮名六藝實止五經以持萬世而官天地皆以聖人之心合天地之心天地閉則經道滅經不可見則天地幾乎息矣故心與經互相明者也經與世互相持者也經禮三百而取十七篇何也以爲標準也亦救文從質之意也禮本非一時一世而成積久服習漸次修整而後臻於大備夏皇周浹而曲得其次序大體固周公爲之也其愈久而增多則非盡周公爲之也夫形名器數久而無不敝者惟道爲可久道存乎形器之中固如鬼神體物無所往而不在多不爲增少不爲減全不溢而偏不遺也故酌取此十七篇特舉夫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與天下講信修睦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四際立八類具而聖人之道固行乎形器之中矣即使形器不存而道亦存乎文字之中矣且人之心量無窮而記誦限於其氣質約而易操則著心尤固是故春秋萬七千言易二萬四千餘言書二萬五

千餘言詩三萬九千餘言十七篇之禮經五萬六千餘言合十六萬餘言勢不可以再多多則不能常存而不滅也故禮在當時道器尚不相離至於後世文字存焉耳然則獨其道存焉有所以爲冠昏喪祭射鄉朝聘而道豈有遺焉者乎而尚存乎見少乎此聖人定十七篇爲禮經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執所讀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雖秉禮之宗國有不能備司鐸火子服景伯命出禮書而哀公使孺子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魯初無士喪禮執羔執雁尚不能知則魯無士相見禮孔子周流列國就老聃萇宏識大識小之徒而訪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勢不能傳而致之盡以教及門之士與其失之繁多而終歸於廢墜不如擇其簡要而可垂諸永久也此禮經在孔子時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爲十七篇舉要推類而盡其餘者非至當不易之理歟

論樂本無經

樂本無經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夫聲之鏗鏘鼓舞不可以言傳也可以言傳則如制氏等之琴調曲譜而已石林葉氏以來言之悉矣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不言樂也夫大夫而聲樂皆具非禮也晉魏絳受賜始備金石宮縣軒縣判縣特縣各有等殺而學者之學樂及舞必於其官大樂正小樂正大胥小胥大師籥師及

丞分而教之所謂樂正司業也父師司成則論說其義理而非
樂工之所知也君子安弦操縵私家具琴瑟而已習禮與樂必
在鄉飲射時焉故曰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
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言冠昏及喪皆不用樂祭春無樂獨射鄉食饗以正交接之時
乃用鐘鼓干戚以和安樂也工歌鹿鳴之三以賓興賢能之士
所謂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合鄉樂周南召南則所謂闕雎之亂
洋洋盈耳鄉樂邦國樂當時通習而雅頌之用於朝廷宗廟者
稀曠不習故或至失所而孔子反魯而正之則文王之三清廟
之三等亦各識職而不相瀆亂矣故欲知樂之大原觀三百篇
而可欲知樂之大用觀十七篇而可而初非別有樂經也竇公

所爲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者固不得與禮經比竝而漢代
陽成子長之所爲則更掇拾形器之粗迹而不足以爲經矣先
儒惜樂經之亡不知四術有樂六經無樂樂亡非經亡也周秦
間六經六藝之云特自四術加以易春秋而名之耳又往往慨
古樂之亡而歎治道之不古若夫禮樂百年而後興禮俗刑然
後樂樂由治而興非治由樂而得也禮制亦然其本在道而已
矣特三代盛時人人服習之禮樂助流教化至神且速乃文久
而滅節奏久而絕僅存千百之一二於經典文字之中然苟有
開天明道之聖人出焉則亦能制禮作樂得其精義而形器之
粗迹自有以暗合於古人不必相沿習也故曰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此又聖人定禮樂之微意也

論孔子定禮十七篇亦本周公之意

周官大宗伯舉吉凶賓軍嘉五禮其目三十有六後人以爲此周禮之全也而不然也大抵據王朝所施於邦國者而諸侯卿大夫士之所守不及悉具其等差亦揭其大綱而已而敷五典擾兆民則詳於司徒鄉州黨族閭比之官故黨正職云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使民興賢興能而以禮禮賓之故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而春官亦曰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禮始諸飲食又始於謹夫婦順陰陽而防情僞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所以養生送死而事鬼神親成男女宗族兄弟故舊朋友賓客乃天下之達禮也惟朝聘以明君臣之義其禮別屬於秋官則辨上下定民志天澤所以爲履也故曰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也蓋五禮之目三十有六分其等差細目而以九儀倍之宜有三百之多然而布列百司具藏故府若後世所謂禮書者皆王朝邦國之禮而民間所用無多或不盡用而官司之所掌民有白首老死而不知不見者非可概舉以教人也天子諸侯之禮事雖重而所行者寡故保氏以教國子鄉官以教萬民者雖曰五禮以視宗伯所掌必有詳略繁簡之分亦猶德行道藝地官春官之所載不盡符同意相通而類各別也古者入小學履小節焉習小藝

焉入大學履大節焉習大藝焉小節者曲禮三千之要略大節者經禮三百之要略也而豈能盡舉官司所奉之禮書俾學士肄習而鄉民遵守哉然則孔子所定十七篇雖斷自聖心傳爲世則而大意疑亦本之鄉官以教萬民保氏以教國子者舉要以例其餘損文而存其質亦周公之志也而或疑五禮之不備或恨三百之不完則不達於事勢情實之言也

論十七篇中射禮卽軍禮

崔靈恩三禮義宗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四篇喪服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存三篇軍禮亡失嘉禮得七篇按孔子定十七篇以吉凶賓嘉當世通行之事軍禮非所宜習抑所謂俎豆之事嘗聞軍旅之事未學者也然鄉射大射亦寓軍禮之意男子有事四方桑弧蓬矢初生而有志焉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莫長於弓矢也故射御列於六藝而言聘射之義者以爲勇敢强有力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澤宮選士各射己鵠有文事必有武備也而遂以爲軍禮亡失亦未識聖人定禮之意矣

論定十七篇有從質救文之意

易本命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盧注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禮本太一轉爲陰陽禮易之號雖殊而會歸則一此其本於性與天道所由來尙矣荀子以爲化性起僞者非也鄭樵謂人生而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昏之禮萌其中不能

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萌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萌其中情至而文生焉後起者文繁不若古始之情眞也雖然鄭氏亦一偏之論中庸言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而曲禮又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禮器又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蓋原乎禮所自起禮非仁義不生而據乎禮所由隆則仁義非禮不成由中以應乎外制外以養其中互相爲本焉此有子所謂禮之用和爲貴小大由之者禮生於仁義成於禮也故孔子於十七篇悉載其禮節之亦不可行者仁義成於禮也故孔子於十七篇悉載其元文以示吾從周之意而於三百篇斷取其切要以示從先進之心夫禮之來自太古者未有文而先有質不能不由質趨文

柔來而文剛也而其習於後世者質愈寡而文愈多不能不由文返質分剛上而文柔也孔子筮易得賁喟然而歎曰賁非正色也白當正白黑當正黑質有餘者不受飾其意深而慮遠矣或謂郊社禘嘗山川五祀以及兩君相見大饗王事之類屢與及門言之安見非先固有之而後闕哉然觀大射儀六千餘言小宰有司合七千餘言則郊禘大饗之文多可知矣而又非天下之達禮也使天下後世徒知王禮之爲重而忽於人生日用之常又豈文王周公之意哉故省略其文於正經之內而稍著其義於附記之中亦猶舉祭先而祭神不著舉通喪而旁喪不著必事事而爲之備則聖人之於人亦儥矣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又曰道不簡則

末行不行則不樂且夫言義理則簡矣言儀制則繁矣簡而文其行世也易繁而質其傳遠也難此五萬餘言之經益以十數萬言之記而猶患其不習不明令更增多當益以幾何篇籍不轉使後之人懷其文而迷其質哉況所謂禮以節人者四際八類有本有文如是而文質兩得其中不失爲彬彬焉郁郁焉足以釋回增美措正施行而何必存乎見少歟

論高堂生傳十七篇

鄭康成曰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熊氏曰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此所傳皆儀禮也按十三家當謂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閭邱卿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夏侯敬徐良橋仁楊榮也孟卿

以禮經多舂秋繁雜更使子喜受易謂禮五萬餘言而易止二萬餘言歟高堂生後漢書注名隆與魏代高堂隆姓名皆同恐有舛誤史記注引謝承書謂秦世魯人高堂伯似其字爲伯也高堂生生於秦世當始皇焚滅儒書而五萬餘言之古經賴以流傳厥功偉矣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謂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侍其生不知何人必在高堂生後無他書可證也聖門傳經之次惟易自商瞿至漢田何著在史記餘若毛詩自子夏至毛公貫長卿左氏春秋自左邱明至張蒼賈誼公羊至胡毋子都董仲舒穀梁至申公江公傳次皆明而獨伏生之書高堂生之禮不可知其上推何自分有自孔門傳授之次則十七篇之爲完書可藉證明然五傳弟子皆不言其有關即康成作注及

六藝論亦似以爲全經而不言有闕則後人可無不全不備之憾矣又他經多脫誤禮經文句雅奧在漢世最爲完全無誤豈因飲射之類世所通行尙可循其儀節以按其文義而轉得無他錯繆歟康成謂今禮行於世者二戴之學也蓋前漢立二戴慶氏三家而後漢博士無慶氏獨董鈞及曹充曹褒父子傳之而褒傳禮記四十九篇豈慶氏附記亦同小戴歟晉賀循爲慶普後人尤精禮傳則慶氏之學至晉而未亡漢書言后蒼最明三家皆出后蒼所著曲臺記九篇因孝宣行大射於曲臺而蒼爲之辭凡數萬言今世無傳而鄭樵等以戴記即曲臺記誤也大戴所著有喪服變除小戴有石渠論四卷羣儒疑義十二卷見通典諸書所引則二戴於禮並有發明而後漢諸儒多爲小戴記作訓或以爲德從兄子或以爲其弟何武傳言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及武優容之聖子賓客爲羣盜武平心決之得不坐所言不法無顯證而爲羣盜者其子之賓客也鄭樵復詆以身爲贓吏子爲賊徒贓之一字近於誣妄而明代遂據以罷其從祀亦過矣

論逸禮三十九篇不足信

劉歆曰魯共王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劉歆之姦言也書十六篇余既博考而明辨之矣禮三十九合十七篇爲五十六班固述之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卷桓譚述之新論曰古秩禮記有五十六卷藝文志本歆之七略曰雖不能備猶瘉后蒼等推士禮而致於

天子之說又以爲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誤始於太史公史記儒林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太史公疏略見其首篇爲士禮概而言之其實十七篇中未嘗無大夫以上之禮而高堂生至后蒼未必自以爲所傳皆士禮也惟後漢稱前書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不言士禮獨爲不誤歆頗言毛詩左傳逸禮古文書之當立至結黨求助連名移書讓太常博士末言無陷於文吏之議以相劫制而逸禮及書皆其作僞宜名儒龔勝師丹發奮而固拒也平帝時依藉莽勢竟得立此四經而光武悉廢之歆之爲人宜君子所不道而後世猶述其遺言因其父而恕之因其推明古學而護之也然毛詩左傳當歆世固已流行特以佐其逸書逸禮之爲僞而自來無覺其詐而發其覆者朱子曰古禮五十六篇班固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時失之甚可惜也王伯厚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烝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見蔡邕論又齊喪疏引逸禮王制疏引逸禮云皆升合於太祖文選注引逸禮云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論衡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又得佚禮一篇合五十七斷珪碎璧皆可寶也草廬吳氏曰三十九篇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按先儒三百三千之語惜古禮散亡而因惜三十九

篇逸禮之亡因三十九篇之亡遂視十七篇爲殘闕不完之書而失聖人定禮之本意宋明以來直廢此經不以設科取士則皆劉歆之姦且妄有以淆其耳目而塞其聰明也夫即後八所引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喪嘗禮中霤禮天子巡狩禮朝貢禮及吳氏所輯奔喪投壺遷廟釁廟公冠之類庶於十七篇之閒不相比附而連合也何也皆非當世通行之禮常與變不相入偏與正不相襲也況其逸文之存如太平御覽引巡狩禮文辭不古及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既誕而不足信矣而月令注及皇覽引王居明堂禮數條皆在尚書大傳第三卷洪範五行傳之中吳氏不知其有全文而僅引禮注合爲一篇然觀其文意實與伏生五行傳前後相協必非古王居明堂禮而伏生全引入於大傳也則爲劉歆剽取大傳以爲王居明堂禮明矣即此一端而其他可知亦猶十六篇逸書即僞武成之剽世俘解見其他皆作僞也作僞徒勞仍發露於千載以後賴有此二書作證耳然或以此五十六篇爲即河閒獻王嘗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則意其眞僞雜糅或有得自淹中而歆剽取以爲三十九篇者要之河閒獻王所得禮及禮記止有五百餘篇及二百餘篇之說竝無五十六篇之說也歆又謂傳問民閒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外內相應庸生者謂古文尚書也貫公者謂毛詩左氏春秋也桓公即孝文時善爲禮容徐公之弟子在景武之閒距歆世遠矣而所善

爲容未必能爲經卽能爲經未必知有逸經也此亦敢之誣說也故三十九篇卽王居明堂禮一篇斷知其僞餘或有河閒獻王之得自淹中者眞僞殆莫可定就令非僞亦孔子定十七篇時刪棄之餘康成不爲之注與十六篇僞古文書同大抵禿屑叢殘無關理要經者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豈有會經聖手昭示萬古而已出復失卒歸湮沒之理乎故知三十九篇逸禮之亡不足惜而後知十七篇非徒士禮實聖人手定之經益可貴而不可忽矣

逸禮三十九篇卽禮古經之文合禮經十七篇及三十九篇班志七略所云禮古經五十六篇具有明文逸禮之三十九篇猶逸書之十六篇皆古經之廑存者漢世未有師說惟儀禮十七篇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漢儒傳授其學鄭君皆爲之注位西此論謂逸禮不足信過矣當依草廬吳氏別存逸經爲允至斥逸禮爲劉歆誣僞頗嫌肊斷且逸禮古經漢初魯共王得于孔壁河閒獻王得于淹中朝事儀見于大戴禮學禮見于賈誼書皆遠在劉歆以前未可指爲歆贋作也丁晏

駁注

論禮運御字爲鄉字之誤

禮運達之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又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二御字皆鄉字形近而譌家語達之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正作鄉字疏家以五射五御解之是六藝之二耳豈與冠昏喪祭朝聘爲類乎樂記曰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曰射鄉之禮所

以仁鄉黨也此射鄉二字連文之證也而昏義曰和於鄉射鄉飲酒義曰合諸鄉射孔子曰吾觀於鄉儀禮之記曰鄉朝服謀賓介及王制以鄉爲六禮之一皆指鄉飲酒而言也知此一字之誤而後通於昏義經解盛德本命諸篇四際八類之義特爲顯著又經解倍死忘生生字據漢書乃先字之誤背死屬喪忘先屬祭先儒亦無言及而改正知古書不少錯繆卽一字之失而大義或因而蔽晦所係殊非淺鮮也

論禮運一篇先儒每歎其言之精而不甚表章者以不知首章有錯簡而疑其發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爲己之下是故謀閉而不興之上則文順而意亦無病矣就本篇有六證焉先儒泥一與字以大道之行屬大同三代之英屬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其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與字止一意無兩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謂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則有志未逮當作何解證一也今大道既隱以周爲今猶可以夏商爲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證二也禮爲忠信之薄則子游宜舉大道爲問而曰如此乎禮之急也不承大同而偏重小康則文義不屬證三也講信修睦後文三見皆指聖人先王而非遠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後文何無一言相應乎證四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戰國時道家之說而漢人重黃老者述之實則五帝不皆

與賢堯舜以前皆與子也天下爲公卽後文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不獨親其親子其于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終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卽人情以爲田而大同卽大順也天下爲家則指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國異政而家殊俗竝無與子與賢之意選賢與能對世及而言世及者若春秋譏世卿雖有聖人無自進身異於周初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耳證五也我欲觀夏道我欲觀殷道我觀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旣隱又何觀焉後文大柄大端大寶卽大道也證六也他篇又得二證仲尼燕居云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聖帝明王卽此章六君子由此塗出也諸侯卽此章禮義爲紀之大人隱指桓文霸主而言亦由此塗出也後儒每據孟荀董子羞稱五霸之言見祭義表記經解王言等篇中兼言王霸輒謂非孔子之言然孔子稱齊桓霸諸侯一匡天下到今受賜霸者伯也伯者長也文王嘗爲西伯周召嘗爲二伯令孔子輔魯行道必不代周而王亦不過如桓文爲方伯特異乎五霸之假仁假義耳故以王霸竝言重輕之意已見必以王霸絕口不道爲羞稱孔子何以仁管仲下泉何以思方伯乎謂大學既隱王命不行猶賴有士大人能持禮義以爲紀如葵邱五命首誅不孝責楚包茅定王世子殺魯哀姜未嘗不正倫理防制度然特以賢勇智以功爲己而已故謀不能不用兵不能不起然其尊周帖荊封邢復衛未嘗不以著其義考其信型其仁

講其讓諸侯之有過者擯而弗與盟會尤無禮者執之滅之討而殺之俾在勢者失其勢而服人以殃其身是故周室倚其扶弱以共守小國特夫盟主以自安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尚不失爲小康與後文歎魯之意無相悖焉爲其非全美而有不足詞多轉折抑揚耳仲尼燕居與禮運同出子游所記故其文意相合如此否則聖帝明王之下綴以諸侯當作何解又大戴五帝德篇孔子答宰我之問黃帝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耶夫黃帝尚矣汝何以爲觀此則夫子方且抑宰我之問使求諸六君子必不重五帝而薄三王此又他書之可證也二十六字錯簡移歸上節於上下協韻亦無不合至其通篇論禮極天蟄地乃禮經十七篇之總括如易之有繫辭傳而冠皆喪祭射鄉朝聘八字賅貫全經實爲聖人手定之確證然必先明首章之有錯簡知禮運爲一經無瑕類之書而後大戴禮經之次可得而據而後四際八類之說可得而持也經義明晦有時或者禮運之翳消蔀徹而十七篇之經及八十餘篇之記益將大白於天下後世歟

論聖門子游傳禮

聖門子夏傳詩子游傳禮此學者之恆言也公西華亦長於禮樂然束帶立朝願爲小相特習於容儀而已矣猶漢徐生善爲容傳其業者爲禮官大夫郡國官與高堂氏之傳經不同也而子游特受禮運精微之說其徒又爲檀弓上下等篇記行禮節目甚詳禮運自稱言偃則全篇皆子游所記孔子之言也禮器

郊特牲本一篇書以文多分之摘篇首三字爲名或以郊特牲專論祭者非也注疏已謂與上篇聯屬矣皆子游門人所記以釋禮運之意何以知之以引不同不豐不殺之語而知之所稱君子曰卽子游之言觀子游曰君子何歎稱其師爲君子其例可見又以別於孔子之言也禮器名篇固摘篇首二字亦本前篇禮義以爲器而釋之也禮時爲大時卽運也稱者不同不豐不殺也陰陽運命及倫常大體上篇詳之惟義之宜稱末嘗晰指故舉其凡而備陳之要歸於忠信禮之本所以上達天道義理禮之文所以下順人情大同者治之成也不同者禮之別也荀子曰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禮以別異爲義不豐所以貴本不殺所以親用外心萬殊而一本內心一本而萬殊歸於愼獨而已故居人曰養禮之仁也察物之致禮之智也各有宜稱禮之義也致敬而誠禮之信也禮者七情之檢制十義之模範五性之歸宿而六藝之經緯蹊徑萬事萬物之規矩權衡繩墨也優優大哉三千三百待其人而後行行之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孔子也學之者亦必如子路之忠信而後可孰謂由也而不知禮夫子之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則子游之言也仲尼燕居疑亦子游之所記又疑曲禮玉藻喪子游之徒傳之也玉藻與曲禮下篇文相承接引孔子之言一子游之言一故知子游門人就古曲禮而附記之猶內則全篇本古禮經內養老章記曾子之言一段乃曾氏門人所附益其初必有標誌如後世書籍之或爲細志或低一字以相識別而後乃混焉耳孔子語公

西華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孔子之意以善爲禮者不相暫習禮文於廟堂之上尙不爲難耳若夫日用彝常動容周旋之細與夫獨居燕處作止語默之閒所謂造次必於是者是乃曲禮三千之所散布曲寓發而中節是爲難也惟子游不獨上通禮運大旨深契禮義之精微又旁及曲禮玉藻之類徧窺禮文之奧博故孔子語之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其於禮也可謂博而能精矣先儒見中庸大學會氏聖學之傳出於禮記而會子問考禮綦詳遂疑檀弓所記會子失而子游得之者爲言氏之徒自譽其師妄爲抑揚而不足信夫會子質本朴魯不學其貌正與公西華相反安知不推服子游之精博而每就考訂乎會子問篇中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數語亦會氏門人附記而稱之也大抵二戴記中子游門人所爲約有九篇會子自著十篇外又有王言等篇子夏喪服傳外有大傳閒居等篇宰我有五帝德等篇子貢有衞將軍文子篇子張有問入官篇而三朝記諸與哀公問答不知何人所記惟子游諸記皆爲小戴所取故會子子思聖學之正傳而子游則禮學之正傳也子夏兼通五經而子游則禮學之專門也荀卿書以禮法爲宗大小戴多所采取而其言曰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以子游與仲尼竝稱疑其隆禮之學自子游而來也然其後文又竝舉仲尼子弓子弓不知誰氏或謂傳易之馯臂子弓則本作子弘漢書在橋庇子庸之後或謂冉雍字仲弓則仲弓之學他無表見意者檀弓魯人善於爲禮或卽子游

之門人檀其氏而子弓其字歟是不可得而考而自荀卿賈誼高堂二戴以來子游之所傳亦遠矣

論大小戴傳禮記

漢儒所得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有古有今有純有雜有完有闕大戴取八十五篇而刪其四十六小戴又於八十五之中取四十七篇而刪其三十八今大戴三十九篇其篇目起三十九止八十一中間又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及八十二以後四篇而投壺哀公問與小戴略同去古久遠篇第數目偶有參差不足深論顧氏子語類二條互異一謂大戴佳篇皆爲小戴采取存者不逮一謂大戴闕目本自不存非由小戴取之近人錢曉徵遂謂大戴八十五小戴四十九合之適符漢志百三十一篇之數而斥晉陳邵大小戴互相刪取之說爲無稽戴東原又據後漢橋元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及疏引劉向別錄樂記第十九斥隋志小戴本四十六篇馬融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之說爲不足據夫小戴本有樂記誠然然接通典實止四十七篇馬融但益月令明堂位二篇檢漢志明堂陰陽本出百三十一篇之外而曹褒傳慶氏記四十九篇或季長因慶氏而足成之也至二戴篇數合之誠巧符漢志然豈文整而篇長義精而理足者盡爲小戴所取而大戴在前反遺其美而錄其次棄其完而收其闕乎必不然矣況大戴十三卷之流傳至今者篇目闕遺固可覆按也孔顨軒又據他書引大戴禮而不在記中者謂唐本信有

增多於今而亡逸諸篇殆非小戴之所取然所引諸文特蔡氏所爲辨名記溍于髡等所爲王度記及用逸周書證法解以爲號謚記用爾雅釋親以爲親屬記用尚書大傳以爲三正記又周官注所引王霸記白虎通所引五帝記曾子記論衡所引瑞命記疑皆大戴所刪四十六篇中語而後人引之亦漫以爲大戴記詩疏所謂文多假託者也今小戴四十九篇九萬六千五百四十五字大戴三十九篇三萬七千八百六十三字字數少三分之一又多殘闕錯繆宋人雖有十四經之目以學者罕習日益榛蕪然其精義所存視王度辨名諸記究相懸絕得孔氏補注而徑塗略闢矣小戴則魏徵元行沖等已有類禮元炎氏纂言號有倫理然皆不與經文應合而篇中移改太多固猶待後人之擬議也

論漢初經記分而不分

禮經有記猶易之有十翼春秋之有三傳雖各自爲篇實相比附然則戴德之八十五戴聖之四十七疑其引記以釋經文可附者略相比附不可附者併歸通記通論而非必經記別相傳授離而二之如鄭注之各自爲書也夫十七篇固孔子所定大戴之次尤有據依不容移易雖然細核之經中固自有記記中亦自有經太史公曰書傳禮記自孔氏十七篇其前則禮其後則記所謂禮記固郎指儀禮而非兼謂戴記也文王世子所引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學記所引蛾子時術之凡學官先事士先志之類皆古記也周公制禮而後名公卿賢儒就其

禮而爲之記附於篇末或記變禮或記未備之儀節亦或記其
意義則未知其爲西周之人歟東周之人歟此所謂經中有記
也若夫記中有經如奔喪投壺遷廟釁廟公冠先儒固以爲古
經之逸而升與十七篇竝列矣然內則曲禮玉藻少儀及賈子
容經管子弟子職似其全篇皆古曲禮遺經喪大記喪服小記
雜記與經後附記相類文王世子保傅中亦多古記凡此皆古
制之遺以孔子所定爲限而引附於十七篇則亦併謂之記而
夏小正傳中有經其來最古武王踐阼疑與文王官人竝取周
書察法取之國語月令明堂取之明堂陰陽帝繫取之世本千
乘等七篇取孔子三朝記立事等十篇取之曾子坊記等四篇
取之子思子至若王制成於孝文時博士勸學三年問禮三本
取之荀子禮察保傅博取之賈子則爲時最晚矣大抵禮儀三
百十七篇實總其大綱威儀三千曲禮玉藻內則少儀實舉其
要領無入禮則十義虛懸不能憑藉質幹而使之著於實無曲
禮則經禮孤立不能彌縫罅隙而使之底於純凡爲人子人臣
人弟人少及閨門鄉黨宗廟朝廷官府學校之儀文品節略無
不備言度數者半言義理者亦半所以內治其身心而外治家
國天下者尤切於日用倫常而不可闕卽中庸所謂致曲也與
十七篇有大小之殊而無精粗之別有詳略之異而無深淺之
分孔門所謂執禮復禮約禮不學禮無以立者必兼經曲而言
疑此數篇之附經爲最早而奔喪投壺遷廟釁廟公冠之類轉
非切要而不可遺也至禮運禮器樂記及燕居開居等篇乃通

論禮意之精微禮治之廣大若易之有十翼而昏義冠義等每事別詳其義蘊者如十翼之有彖象文言也其他去聖較遠錄附較遲文多脫繆義亦淺薄刻而去之則非存古之慎比而同之則妨切要之功誠卽末以探本溯源而及流就分記總記分義總義之說爲權衡而自加別擇爲則於先後始終之序俱可知矣而正不容臆爲割棄也葢禮之有記本與他經注說不同隨時隨人記其變節多或成篇少止數句猶周公爾雅詁訓後人多有增續併合爲一不可復分至相傳舊記及孔門說禮之文牙相抵各有受之欲學者擇善而從實事求是正古人闕疑並載之意而非猶夫他書抵牾之爲病也又後人每以禮記出自漢儒朱子謂董生其最醇者如樂記精言萬不能到葢多流傳自古之文今按二戴各篇以出自荀賈二子者爲最近而其文亦最卑賈子保傅乃引古記而爲之傳禮察亦衍經解之文入其政事疏中添綴之痕顯而易見取之者爲其前有古記非直取賈子書也舍此三數篇則莫不奧衍閎深其文非周人莫能爲其理非聖門莫能到矣

論記傳義問四例

文王世子學記引記是記中有記也喪服傳穀梁傳韓詩外傳引傳是傳中有傳也古今先後之分耳記者記其儀節如大記小記雜記之類傳者解其文義如大傳開傳之類義者釋其大意如昏義冠義鄉飲酒義之類問者反覆辨論設或問而已答之如問喪服問之類荀子引聘禮志二語今見聘禮之記則記

卽志也蔡邕所引大學志疑卽此類聘禮記已爲荀子所引子夏喪服傳併記釋之則記之由來久矣如世子之記書史氏之記皆是而學記坊表記空論其理爲變體也大傳閒傳疑皆子夏所爲大傳則喪服之通論而閒傳則附論其餘意皆本孔子所爲易傳也六義之外小戴又有祭義大戴有朝事義十七篇之義略備矣喪有雜記傳多篇死者人之卒事非若冠昏鄉射朝祭人爲之事故喪不可以爲義也士相見無記亦無義義已具於經矣朱子取劉原父擬作相見義及公食大夫義由輕視六義故以劉義廁之乃如以珉混玉古義詳略互見豈必如後人爲文之體遂一比附乎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記其法也義其說也依於法游於說則實可以準虛而虛可以包實矣夫禮之所尊尊其義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故其數可陳其義難知學數有終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惟賢者能盡祭之義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葢爲禮不本於義則是非禮之禮爲義而不講之以學則是非義之義此諸義所由作也而後世義疏正義之體本此矣文言繫辭多舉爻詞爲問問喪稱或問者五葢意有不盡加以駁詰所謂辨說得其黨也而後世或問之體視此矣故記傳義問四者爲說禮之通例漢人說經或曰故曰通曰微曰章句曰注曰說義曰詁訓曰訓旨曰解詁曰箋曰內傳外傳皆四者之支流餘裔也

論玉禮

後漢書儒林傳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是後世所傳三禮之名自鄭氏始也周官本河閒獻王所得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獻於武帝賈疏謂其書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五家謂高堂蕭孟后氏二戴則終前漢之世但有五經無傳周官者而二戴禮記亦併附禮經無則爲傳授者自鄭康成分注儀禮及小戴記又注周官合爲三禮而戴記之本合於禮經者遂乖歧而不屬周官之本別於禮經者遂混雜而不分矣鄭氏釋經之功莫大於禮而此誤分誤合之失亦爲不小也故其注禮每牽引周官遇有不合則詖爲夏商之制孔融謂多臆說而其合爲三禮之由則以誤解經禮三百爲周官曲禮三千爲儀禮耳六朝以來莫不信用辭贊注漢書獨矯正其說宋呂大臨葉夢得因之而朱子取之於是儀禮與周官漸有不相膠附之機而三禮之目可期訂正矣夫周官大體本亦周公所作特久而後出疑有周代後王損益及爲後人所竄亂者閒亦可證禮經而合者而不合者多蓋其書之體本諸司職掌爲周家一代之制度而不可以名禮鄭氏特因三百六十屬偶合三百之數而牽合之也且以儀禮爲曲禮則毋不敬三語何所屬焉自言二鄭同宗之大儒讚成家世所訓而其本師馬季長所傳略無稱引不知何故元行沖言馬融嘗注小戴記則鄭三禮本於師說爲多蓋自鄭眾賈逵以經書記轉相證明賈

馬以來已有合爲三禮之說鄭氏學盛行而後周官關入於禮之中禮記軼出乎經之外矣唐人始定禮記爲五經爲其文完禮富宋遂廢儀禮不習而大戴記更無過而問焉者竊意將來所謂三禮宜以儀禮大小戴記分而爲三仍合而爲一而不宜復以周官涵之也十三經中多七十子支流餘裔獨周官在孔子之前豈以大聖博學而不知見果見矣不一爲學者言之所謂吾觀於鄉及射不主皮揖讓而升下而飲鄉黨所載執圭私覿諸儀節多與禮經相合而無一言及於周官者惟小戴燕義大戴朝事皆引周官逸周書亦有職方之篇可證周官非僞作而孔子所謂吾學周禮今用之自指冠昏喪祭諸禮而言若周官之法度久廢固非春秋時所習用也況王朝之官制自別異於二代何用不用而從不從哉孔子不以教人者豈不以周官所載皆可得與民變革之事法守多而道探少不甚切於學者而後王附益彌文又非盡周公之舊歟禮云禮云別自有在亦周公之典法未可以官而冒禮也宋葉時作禮經會元至以禮經之名專屬周官而豈知其於禮無關更於經無涉也哉

論五禮

前漢諸儒不見周官之書未有以五禮爲吉凶賓軍嘉者祭統言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注家以吉居五禮之首解之似矣而迄不知所爲五者謂何也歷考荀卿賈誼韓嬰董仲舒著書及大小戴記言及於禮必錯舉冠昏喪祭或朝覲飲射旁及明堂養老軍旅蒐狩無合吉凶賓軍嘉而言之者言吉與凶謂居喪及

免喪耳無慨以祭禮爲吉禮者皐陶謨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或指公侯伯子男或指王公卿大夫士或指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要之五禮上承五典似卽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五品之人所行之節文儀則而言分舉對待卽晏子所謂十禮而禮運所謂十義也蓋五典言敘自其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者言之五禮言秩自其高下散殊相得有合者言之故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知典禮非二物也舜典修五禮亦卽修此五典之燦然有文者謂之五禮五禮之所用車旂衣服宮室器械之類謂之五器而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摯幣隨舉以明五器之一也自句領僊皮起於太古燔黍杯飲可事鬼神巢窟相聚豈無主伯亞旅之儕君長相臨亦有鞠跽擎拳之節有五行則亦有五典有四時則亦有四際有八方則亦有八類故吉凶賓嘉卽冠昏喪祭射鄉朝聘而軍則於倫常無屬也曾子曰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豈以冠昏爲夫婦之禮喪祭爲父子之禮射鄉爲長幼之禮朝聘爲君臣之禮而以士相見爲朋友之禮歟若許周官五禮之目則喪祭分吉凶二禮冠昏射鄉合爲嘉禮朝覲爲賓禮而相見燕食不知於賓嘉奚屬且劉向不見周官固以射鄉諸禮同屬於吉禮矣實則禮經以射鄉爲賓禮也故吉凶賓軍嘉五者特作周官者創此目以括王朝之禮而非所語於天下之達禮也不可以釋皐謨舜典亦不可以釋孔子之禮經然則禮有五經亦依乎五倫五典而已矣

論經解坊記言禮有四際之義

經解首引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以下皆記人之言讀者每以首章與後文不屬爲疑觀賈子而後知之賈子以仁義禮智信和爲六行而分屬六藝蓋溫柔敦厚而不愚詩之仁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書之智也廣博易良而不奢樂之和也絜靜精微而不賊易之信也恭儉莊敬而不煩禮之禮也屬辭比事而不亂春秋之義也次章則謂天子所以治國而設教者身先備六行而深於六藝故曰道仁聖禮義之序聖與智同卽詩書禮春秋之四序而仁於父子智於夫婦禮於長幼義於君臣已通下文四際之意又曰義與信和與仁謂春秋與易樂與詩各相爲類而歸重於隆禮則此篇固禮經之總序也曰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於禮經之中分四際入類以豫坊之其欲也坊之以命其淫也坊之以刑其德之出入也坊之以禮是三代聖人與天地參以來所造所因所損益而民共由之者也乃舊坊也非倣苟也春秋時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於是有鬬辨之獄有淫亂之獄甚至有弒獄有不孝之獄禮教不明而人將入於禽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故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然以爲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施於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雖然讀十七篇者但覺繁文縟節斷斷如也雖昌黎亦謂不可用於今而豈知其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可以免生人之亂患而使天下無弒逆不孝淫佚鬬爭之獄哉坊記之言意與此通

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而鬬辨之獄息矣則鄉飲酒之禮明也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別而弒獄不作矣則聘覲之禮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爭不貳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獄罕矣則喪祭之禮明也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教民無以色厚於德而淫亂之獄絕矣則昏姻之禮明也出乎禮入乎刑春秋爲聖人之刑書實聖人之禮書也所以正三綱五倫不外乎四際八類故坊記凡三引春秋一引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以明君爲臣綱次引春秋記晉

里則長幼有序已舉禮經大用冠昏喪祭射鄉朝聘之全而備言其效矣男冠而昏女笄而字昏姻冠笄一事也飲有不射射無不飲故可言昏姻而略冠言鄉飲酒而略射也遂以四際分屬於四倫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也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先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言用禮先朝聘見風化之行自上而下言廢禮先昏姻見小已之失其流及上差之毫釐者始於大人之不說學

謂禮非爲我輩設也繆以千里者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四夷交侵而中國不絕如綫猶于丈之隄潰於蟻穴也大戴禮察篇略與此同而安溪四際之說實本於此淩次仲乃以冠爲父子之禮夫冠固有父不在而自爲主者昏冠親成男女見於周官昏姻冠笄以別男女見於樂記而喪祭之屬父子記屢言之可但以冠昏飲射朝聘分屬四倫而別出喪祭於其外哉蓋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人之與人相制也上下高卑之分位已然長幼有序男女有別人之與人相接也陰陽老少之配合已然天地開一直一橫之理一本一統之義不如是而不全不如是而不眞人所以異於禽獸者此也聖人所以與天地參者此也故設爲六經以分教之更

喪以明父爲子綱末引春秋書孟子卒以明夫爲妻綱而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明列國并吞兩下相殺近鬬爭而遠治睦亦春秋之所戒也沈約以坊記表記緇衣中庸皆子思之所作坊記言截然各正之理禮之用而春秋之義也表記言仁者天下之表乃詩樂中和之極緇衣又申言君與大臣爲民之表端好惡謹言行而四方望以取正鄭書洪範皇極之義也中庸則易所謂龍德正中者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其義爲尤至焉中庸說本二篇自哀公問政分上下禮儀威儀待人而行與坊記相首尾而表記禮以節之緇衣齊之以禮皆本禮以成仁故四篇入禮書而爲子思子二十三篇之精粹也然則經解定六經之名言六經之用而歸重於隆禮者豈亦

子思子之徒本坊記之意爲之而賈子復從而述之歟

論盛德本命亦言四際之義

大戴盛德篇云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死且思慕饋食況於生而存乎故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凡弒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而弒者未有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弒獄則飾朝聘之禮凡鬬辨生於相侵陵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鄉教以敬讓也故有鬬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凡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禮所以

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成德法也刑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坊記曰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則此意也盛德篇言四禮與禮經相應亦與經解相應未知孰爲先後而意實相爲發明仁義序別則四德也不獨綱紀五倫亦且根極五性而其上又言有天災則飾明堂有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飾度量蓋協時月正日以順天同律度量衡以應地與四禮合爲六法古書言理道度數多錯舉而互陳之故其後文遂推諸六官以爲冢宰成道則國治司徒成德則國安宗伯成仁則國和司馬成聖則國平司寇成義則國成司空成禮則國定盛德推其治而及六官經解本其學而及六藝皆以聖代智聖字本有二義無所不設之謂聖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所謂知仁聖義中和聖爲禮之大

備而可以聖代禮無所不通之謂聖心之精神是曰聖所謂道
德仁聖禮義聖又爲智之至精而可以聖代智彼經解所云道
仁聖禮義之序者卽此春夏秋冬四官而本命篇所謂禮象五
行其義象四時者也既象五行則爲五禮而本命又以冠昏朝
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爲九禮者似賓主兼燕禮食禮相見
禮軍旅則寓諸射禮而上文言八者維綱天地以發明聖人以
合陰陽之數維綱者四正四隅是爲八方則固自四際分八類
與禮運相符所以統舉三百三千禮文之變而仍謂其義象夫
四時也與周官掌交九禮之親不知同異要以禮有實主貫乎
八者維綱之中猶之播五行於四時耳機字盧訓作范則原無
木旁幾之爲言豈也下句其文當作其義曰機其文之變也其

義變也言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若是變動而不居者豈聖人好
變其文哉乃其義遷徙從宜義先已變文不得不從而變也故
禮象五行似乎不變而其義變而從時則象四時之變化有恩
有義有節有權也大抵禮以順人心爲本率性之謂道天理之
節文有隨時處中而不可執者井以辨義而又必巽以行權也
禮以節民心爲用節性惟日其邁人事之儀則有一定之矩而
不可踰者履以和行而又必謙以制禮也本其初則協義以起
禮而天地爲官者至變者也要其成則修禮以達義而小大其
由者不變者也明乎其至變三百三千前聖之所以制爲禮也
明乎其不變四際八類後聖人之所以定爲經也然則據乎昏
義之日合諸禮運之次驗諸經解坊記之所述推諸盛德本命

之所云而安溪四際八類之旨可昭晰而無疑大戴十有七篇之序至確當而不易矣

論儀禮之稱當復爲禮經

本命及春秋緯漢書藝文志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將軍文子中庸孝經緯並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緯則云有正經三百動儀三千朱子謂禮篇諸說禮器爲勝蓋禮器之言經禮也荀卿曰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白虎通引儀禮必曰禮士冠經曰禮昏經曰禮士喪經曰禮士虞經曰禮服傳初不目爲儀禮也自東漢人崇重周官乃改題周官爲周禮復改題禮經爲儀禮其意以周官當禮經三百以儀禮當威儀三千而西漢禮家以禮與記相爲經傳之意遂亡幾若周禮爲經而儀禮爲其傳矣宋張淳謂前人見十七篇中有禮有儀合而題爲儀禮者非也彼奪其禮經之大名而姑予以威儀之細目也其初也外奪於別出之周官已屈而居其下其繼也內偪於自附之禮記直駕而出其上於是聖人手定之正經投閒置散幾乎不能自立欲進就三百則壓於周官之僭稱周禮退就三千又礙於禮記之首稱曲禮矣然後世用周官者未嘗不誤國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固未必然而漢武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則未始不然也末世瀆亂謂爲後王所附益修改又推之諸經而禮制官名多不相符驗耳一盛於東漢始援而入諸經再盛於宇文三盛於北宋乃欲見諸行事唐初定五經正義既不敢復儀禮又不

敢任周官兩置不用而升禮記與易春秋詩書竝列爲小戴有曲禮內則等古禮之遺切於日用世亦相與安之而聖人定禮之意從此湮晦以至於今矣宋王氏學行定三經新義其時禮經既廢禮記亦微而五經中禮之統緒直爲周官所獨纂而世莫之能爭朱子始特表章之於是李如圭敖繼公輩相與發明而儀禮之稱未之改也近人解周官者已知辨標題周禮之非而特復其稱名之舊獨禮經之誤稱儀禮尙仍而不改革必如白虎通定目爲禮經而後可下統戴記而不失其尊推遠周官而不嫌於溷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七十七終

長沙王先愼校
善化劉鉅校

周易爻辰申鄭義

光澤何秋濤願船著

易之取象於互卦消息者鄭與諸家同至以爻辰爲說則康成之所獨元和惠氏嘉定錢氏武進張氏皆有纂述以明其義例溯其源流高郵王氏江都焦氏獨起而攻之抉剔垢瘢摧堅陷銳比於箴膏肓發墨守可謂辯矣竊意易涵萬象不可執一爻辰之瀆於古必有所受推之鐘律攷之次舍往往相協則鄭之立義不可誣也特其書殘闕徒見於諸家所援引或不免有迂曲穿鑿之處諸儒攻之誠中其短然自輔嗣易行鄭學久已微絕蒐采者存古誼於千百夏鼎商彝固不以剝泐譌闕見棄矣因補苴罅漏設爲問答以窮二家之辨要知於易之正義非徒

申鄭亦竊效莞爾云爾

難者曰漢儒推求卦象皆與說卦相表裏而康成則又以爻辰說之陽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值辰之子寅辰午申戌陰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值辰之未酉亥丑卯巳而以十二辰之物象十二次之星象配之舍卦而論爻已與說卦之言乾爲坤爲者異矣申鄭義曰說卦取象固以卦言而繫辭明言六爻相雜唯其時物又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又云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是爻又各有其象也道有變動故曰爻有等故曰物斯爻之值辰所由仿也明堂月令義起邃古則十二辰之物象不可廢仰觀天文實始庖羲則十二次之星象無可疑矣

難者曰漢書律歷志十一月乾之初九故黃鐘爲天統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鐘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二今本二誤作三故太簇爲人統而周官大師鄭注周語韋注皆祖述之此爻辰之所自出也案律呂以陰陽相閒而乾坤之爻則六位相連斷無相閒主月之理黃鐘下生林鐘三分損一也林鐘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也而乾之初九不能下生坤之初六坤之初六不能上生乾之九二然則律爻次序絕不相司以爻配律斯不通之論矣

申鄭義曰乾初九配建子月九二配建寅月九三配建辰月九四配建午月九五配建申月上九配建戌月坤初六配建未月六二配建酉月六三配建亥月六四配建丑月六五配建卯月上六配建巳月此皆古訓相承合天地自然之數故鄭於易注

言之於周禮注又言之陸績何妥並同此義至於律之爲制黃鐘九寸合陽九之數林鐘六寸合陰六之數故國語伶州鳩論律自黃鐘而下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正以協於乾之六爻也是爻律相配自周已著豈得以班志爲爻辰之始乎且易言九六義取變化故初九爻變則爲初六相間之序出於自然與律呂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事雖異而理則同互證卽明無煩疑惑

難者曰十二辟卦各主一月爻辰則每爻各主一月而其說每多抵牾如乾主建巳之月者也而爻辰則初九值子九二值寅九三值辰九四值午九五值申上九值戌皆非建巳之月坤主建亥之月者也而爻辰則六三值亥而初六則值未六二則值酉六四則值卯上六則值巳皆非建亥之月臨二陽在下建丑之月也而爻辰則九二值寅六四始值丑姤一陰在下建午之月也而爻辰則初六值未九四始值午爻與卦不相背而馳乎

申鄭義曰十二辟卦與爻辰各爲一事亦兩不相妨卦有卦之義爻又有爻之義所謂事各有當者也攷說卦以兌爲正秋而乾爲西北之卦則乾在秋居戌亥之際可知故易緯以戌亥爲天門卽本說卦爲言也然以十二辟卦言之則乾又主建巳之月豈得信其一而廢其一乎明乎此則爻與卦背馳之疑可釋然矣

難者曰十二卦分主一月易之例也故經有至于八月之文若

每一爻分主一月則易無此例今爻辰以乾六爻主奇數月坤六爻主偶數月乾初九值子一陽始生猶有說也坤初六值未則在二陰浸長之月不乖於建始之義乎

申鄭義曰十二卦消息所異者一爻耳然則辟卦亦是以爻主月則爻辰何不可以爻主月乎且卦爻之例雖殊皆主扶陽抑陰者也故乾爻自午至戌皆陽居陽位所以制陰之方盛坤爻自未至亥皆各退其位所以示陰之避陽此與姤復消息之旨殊途同歸也不得以建始之義爲疑

難者曰卦之值月各有其序應時候氣厥度罔愆今卦爻之陰陽相間者如屯則初九值子六二遂值酉蒙則初六值未九二遂值寅推之他卦無不皆然亂次奪倫莫此爲甚豈經義之所有乎

申鄭義曰寒暑相推則爲歲剛柔交錯則爲文子丑寅卯之迭更亦何異九六七八之互易彼講互卦者或二爲坎而三爲離論旁通者或爻取乾而象取坤說者不以爲異蓋變動不居易理固然也是則子酉比肩未寅接跡何傷於屯蒙哉

難者曰鄭述爻辰多陳天象如未宮之天廚丑宮之天弁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不載是西漢時尚未有此星名況易作於殷周之際安得所謂天廚天弁者而比象之乎

申鄭義曰按班志言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是西漢天官本有定數可稽今以其數攷之天官書不盡

合也且遷書於二十八舍闕東壁班氏沿譌亦未增入豈得因其偶闕遂謂西漢時無東壁乎天弁在南斗之次正與東壁相近安知非簡編斷爛偶爾脫去以天弁例推則天厨偶闕亦不足爲怪史遷明言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然則古之言天者說本繁雜天官書剟取或有遺漏不得執以相繩又按隋書天文志云後漢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衡所鑄之圖遭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石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五星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幷宋氏渾儀之器乃令參校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爲蓋圖自此太史觀星始能識天官由此論之東漢張衡所作星圖三國時已無傳本後來之圖乃陳卓所裒集官名星數皆少於東漢之時蓋僅得其略而已鄭君生張衡之後處東京方盛圖籍未湮之際其言天象信而有徵今日正可據康成所言補遷書之闕豈得轉因遷書之漏而議康成之非哉又甘石二家之書不見於藝文志然遷固皆引以爲說蓋星經存於太史不在祕書亦猶漢律令藝文不載不得疑西漢無律令也

難者曰鄭既以爻值辰則詡詁當有定式而康成取義類多迂曲如九二爻辰當值寅而困于酒食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則舍本爻之寅而言初爻之未未值天

厨何不繫於值未之初六而繫於值寅之九二乎

申鄭義曰困之爲卦取於剛揜言有揜之者故困也受困者值寅之九二而困之者則值未之初六故天厨取象於未而辭繫於九二此正合乎卦義也朱紱方來鄭義亦以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爲朱是亦不繫於四而繫於二以爻辭稱方來則非本爻也其例一也困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虞仲翔易注以三在艮山下故困於石則石指四又云坎爲蒺藜二變艮手據坎故據蒺藜則蒺藜指二皆取象於他爻豈得概目爲迂曲乎

難者曰既以爻辰取星象矣當言本宮不當及於他宮鄭說則又不然九三爻當值辰者也而於離九三鼓缶而歌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則舍辰宮之星而言丑宮之星丑者六四所值之辰豈九三所值乎艮主立春所值者寅也何不取象於寅而取於所近之丑乎

申鄭義曰鄭意九三言鼓缶近取諸身則艮爲手故舉艮爻爲言缶之星象不取於寅宮而取於丑宮者以缶是所鼓之物不得就本身取象故求之於所近之宮也此順經文以爲義不以辰宮涸艮爻之象正鄭之善於說經也

難者曰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注云爻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似簋建星上有弁星弁星形又如缶爻辰既值斗何不遂取斗象而取於斗所酌之尊又不直取建星弁星而取建星弁星所似之簋與缶不亦迂囘而難通乎

申鄭義曰詩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亦以斗爲酌酒之具

然但言斗則尊酒之義不見言尊酒則象之取於斗可知也星本無名自人命之故見牽牛則詠服箱見織女則詠七襄易之見建星而言簋見弁星而言缶亦因物起義不爲典要者也易無達占猶之詩無達詁可比類而通矣

難者曰坎上六繫用徽纆注云爻辰在巳巳爲蛇蛇蟠屈似徽纆也爻辰既在巳而爲蛇何不遂取蛇象而取蛇所似之徽纆乎爻各值辰辰各有禽所謂十二肖也豈亦將象其禽之所似以爲爻乎展轉牽合徒見糾紛耳

申鄭義曰十二禽之說詳於蔡邕月令王充論衡謂之生肖者其取象本以形似也故篆文巳似蛇亥似豕自蒼頡以來無異言巳之方位與巽同巽爲風有扶搖旋轉之象又爲木有曲直之象由風與木推之則爲繩徽繩徽即繩之類然則蛇之蟠屈其形無殊於風之旋轉木之曲直巳與巽同位其必取諸此矣鄭第言巳者舉巳以該巽也非强爲牽合也

難者曰諸家論易未有主爻辰者皆惟鄭以此爲家法今疏通證明羣疑頓釋然則爻辰之義果足以盡易之蘊乎

申鄭義曰爻辰者易之一象而非易之全義也康成之論爻辰亦隨事取象而非以注釋全經也近儒袁集鄭注十得四五而爻辰之論不過數條如鄭兩解缶字皆引弁星似缶而比初六有孚盈缶注則但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而已又鄭解坎之簋貳引建星爲象而損二簋可用享注則但云四巽爻也巽爲木五離爻也離爲日日體圜木器而

圜篕象而已是則有汲井之象即可以言缶非必待井星以爲缶也有木器而圜之象即可以言篕非必待建星以爲篕也此皆鄭已取象於爻辰者而爻辰尚不必泥況鄭未取爻辰之象者又豈得概求諸爻辰乎是知高密論易理象兼該其言爻辰也譬之納甲卦氣不可盡廢而亦不可專用在善學者擇取之耳然則攻爻辰之說以爲無與於經者固未免於矯枉過正而執爻辰之說欲強經義以從爻辰者亦皮傅之學豈眞知康成者哉